

醒世恒言

廿九之三十一

十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911	
冊數	16 ( 12 )		
函號	附	5	5



第二十九卷

盧太學詩酒傲公侯

衛河東岸浮丘高

遂有文章驚董賈

秋天散步青山郭

醉倚湛盧時一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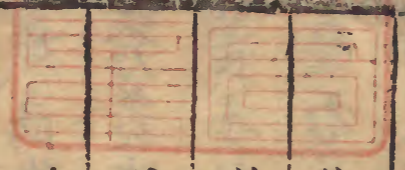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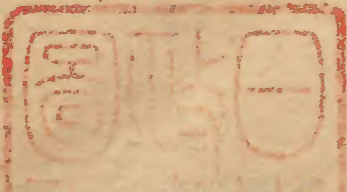
竹舍雲居隱鳳毛

豈無名譽駕劉曹

春日催詩白兔毫

長風萬里破洪濤

這首詩乃本朝嘉靖年間一个才子所作那才子是誰姓盧名柟字少梗一字子赤大名府濬縣人也生得丰姿瀟灑氣宇軒昂飄飄有出塵之表八歲即能屬文十歲使閑詩律下筆數千言倚馬可待人都道



西州志 卷二十九  
他是李青蓮再世，曹子建後身。一生好酒任俠，放達不羈，有輕世傲物之志。真个名聞天下，才冠當今。與他往來的，俱是名公巨卿。又且世代簪纓，家貲巨富。日常供奉，擬于王侯。所居在城外浮丘山下，第宅壯麗，高聳雲漢，後房粉黛，一个个聲色兼妙，又選小奚秀美者數人，教成吹彈歌曲，日以自娛。至于童僕廝養，不計其數。宅後又構一園，大可兩三頃，鑿池引水，疊石爲山，制度極其精巧，名曰嘯圃。大凡花性喜煖，所以名花俱出南方。那北地天氣嚴寒，花到其地，大半凍死。因此至者甚少，設或到得一花一草，必爲巨

璫大畧所有，他人亦不易得。這濬縣又是个拗處，比京都更難。故宦家園亭雖有，俱不足觀。偏盧柁立心要勝似他人，不惜重價，差人四處構取名花異卉，恠石奇峰，落成這園，遂爲一邑之勝。真个景致非常，但見

樓臺高峻，庭院清幽。山疊岷峨，恠石花栽闔北。  
奇葩水閣遙通竹塲，風軒斜透松寮。迴塘曲  
層層碧浪漾琉璃，疊嶂層巒，點點蒼苔鋪翡翠。  
牡丹亭畔孔雀雙栖，芍藥欄邊仙禽對舞，繁  
松徑綠陰深處，小橋橫，屈曲花岐，紅艷叢中。

木簞烟迷翠黛意淡如無雨洗青螺色濃似染  
木蘭舟蕩漾芙蓉水際鞦韆架搖拽垂楊影裡

朱檻画欄相掩映湘簾綉幙兩交輝

盧構日夕吟花課鳥笑傲其間雖南面王樂亦不是  
過凡朋友去相訪必留連盡醉方止倘遇着个聲氣  
相投知音的知己便兼旬累月款留在家不肯輕放  
出門若人有患難來投奔的一一都有賚發決不令  
其空過因此四方慕名來者絡繹不絕真个是

座上客常滿

樽中酒不空

盧構只因才高學廣以為掇青紫如拾針芥那知文

福不齊任你錦繡般文章偏生不中試官之意一連  
走上幾利不能勾飛黃騰達他道世無識者遂絕意  
功名不圖進取惟與騷人劍客羽士高僧談禪理論  
劍術呼盧浮白放浪山水自稱浮丘山人會有五言  
古詩云

逸翮奮霄漢

高步躡天關

褰衣在椒塗

長風吹海瀾

瓊樹繫遊鐮

瑤華代朝餐

恣情戲靈景

靜嘯啣鳴鸞

浮世信淆濁

焉能濡羽翰

話分兩頭，却說濬縣知縣姓汪，名岑，少年連第，貪婪無比，性復猜刻，又酷好盃中之物，若擎着酒杯，便直飲到天明。自到濬縣，不曾遇着對手，平昔也饒得盧楠是個才子，當今推重交遊甚廣，又聞得邑中園亭惟他家爲最，酒量又推尊第一。因這三件，有心要結識他，做个相知。差人去請來相會，你道有這樣好笑的事麼？別个秀才要去結交知縣，還要捱風緝縫，央人引進，拜在門下，稱爲老師，四時八節，饋送禮物，希圖以小博大。若知縣自來相請，就如朝廷徵聘一般，何等榮耀。還把各帖粘在壁上，誇炫親友。這雖是不

肖者所爲，有氣節的未必如此。但知縣相請也沒有不肯去的，偏有盧楠比他人不同。知縣一連請了五六次，只當做耳邊風，全然不睬，只推自來不入公門。你道因甚如此？那盧楠才高天下，眼底無八天生就一副俠腸傲骨，視功名如敝屣，等富貴猶浮雲。就是王侯卿相，不曾來拜訪，要請去相見他，也斷然不肯先施。怎肯輕易去見个縣官？真个是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絕品的高人。這盧楠已是个清奇古怪的主兒，撞着知縣，又是个耐煩瑣碎的冤家。請人請到四五次不來，也只索罷了。偏生只骨去纏帳，見盧楠

醉世情  
決不肯來却到情願自去就教又恐盧柎他出先差  
人將帖子訂期差人領了言語一直徑到盧家把帖  
子遞與門公說道本縣老爺有緊要話差我來傳達  
你相公相煩引進門公不敢怠慢卽引到園上來見  
家主差人隨進園門舉目有時只見水光遶綠山色  
送青竹木扶疎交相掩映林中禽鳥聲如鼓吹那差  
人從不曾見這般景致今日到此恍如登了洞天仙  
府好生歡喜想道惟道老爺要來遊玩元來有恁地  
好景我也是有些緣分方得至此觀玩這番也不枉  
爲人一世遂四下行走

看灣曲曲穿過幾

條花徑走過數處亭臺來到一個所在周圍盡是梅  
花一望如雪霏霏馥馥清香沁人肌骨中間顯出一  
座八角亭子朱甍碧瓦畫棟雕梁亭中懸一個扁額  
大書玉照亭三字下邊坐着三四个賓客賞花飲酒  
傍邊五六个標致青衣調絲品竹按板而歌有高太  
史梅花詩爲証

瓊姿只合在瑤臺  
誰向江南處處栽  
雪滿山中高士卧  
月明林下美人來  
寒依疎影蕭蕭竹  
春掩殘香漠漠苔  
自去漁郎無好韻  
東風愁寂幾迴開

門公同差人站在門外候歌完了，先將帖子稟知。然後差人向前說道：老爺令小人多多拜上相公。說既相公不屑到縣，老爺當來拜訪，但恐相公他出，又不相值。先差小人來期个日子，好來請教。二來聞府上園亭甚好，順便就要遊玩。大凡事當湊，就不起那盧構見知縣頻請不去，恬不爲怪。却又情願來就教，未免轉過念頭。想他雖然貪鄙，終是个父母官兒，肯屈已敬賢，亦是可取。若又峻拒不許，外人只道我心胸褊狹，不能容物了。又想道：他是个俗吏，這文章定然不曉得的。那詩律旨趣深奧，料必也沒相干。若論典

籍，他又是个後生小子，微幸在睡夢中偷得這進士到手，已是心滿意足。諒來還未曾識面，至于理學禪宗一發夢想，所不到了。除此之外，與他談論有甚意味，還是莫招攬罷。却又念其來意惓惓，如拒絕了，似覺不情。正沉吟間，小童斟上酒來，他觸境情生，就想道：酒上道，倘會飲酒，亦可免俗。問來人道：你本官可會飲酒麼？答道：酒是老爺的性命，怎麼不會飲。盧構又問能飲得多少？答道：但見拿着酒盃，整夜喫去，不到酩酊不止，也不知有幾多酒量。盧構心中喜道：原來這俗物，也會飲酒。單取這節罷。隨教童子取个帖

兒付與來人道你本官既要來遊玩，趁此梅花盛時，就是明日罷我這裡整備酒盒相候，差人得了言語，原同門公一齊出來，回到縣裡，將帖子回覆了知縣。知縣大喜，正要明日到盧柟家去看梅花，不想晚上人來報新按院到任，連夜起身往府，不能如意，差人將个帖兒辭了，知縣到府接着按院，何行香過了，回到縣時，往還數日，這梅花已是

紛紛玉瓣堆香砌

片片瓊英遶畫闌

汪知縣因不曾赴柟花之約，心下快快，指望盧柟另來相邀，誰知盧柟出自勉強見他辭了，即撇過一邊

那肯又來相請，看看已到仲春時候，汪知縣又想到盧柟園上去遊春，差人先去致意，那差人來到盧家園中，只見園林織錦堤，草鋪茵，鶯啼燕語，蝶亂蜂忙，景色十分艷麗，須臾轉到桃蹊上，那花渾如萬片丹霞，千重紅錦，好不爛熳，有詩為証

桃花開遍上林紅

耀服繁華色艷濃

含笑動人心意切

幾多消息五更風

盧柟正與賓客在花下擊鼓催花，豪歌狂飲，差人執帖子上前說知盧柟，乘着酒興對來人道：你快回去，與本官說，若有高興，即刻就來，不必另約。眾賓客道

其意甚輕



三次

成不得我們正在得趣之時他若來了就有許多文  
 儻儻怎能盡興還是改日罷盧柎道說得有理便是  
 明日遂取个帖子打發來人回復知縣你道天下  
 恁樣不巧的事次日汪知縣剛剛要去遊春誰想夫  
 人有五个月身孕忽然小產起來暈倒在地血汚浸  
 着身子嚇得知縣已是六神無主還有甚心腸去喫  
 酒只得又差人辞了盧柎這夫人病體直至三月下  
 旬方纔稍可那時盧柎園中牡丹盛開冠絕一縣真  
 个好花有牡丹詩為証

浴陽千古鬪春芳

富貴真誇濃豔粧

一自清平傳唱後

至今人尚說花王

三次

汪知縣為夫人這病乱了半个多月情緒不佳終日  
 只把酒來消悶連政事也懶得去理次後聞得盧家  
 牡丹茂盛想要去賞玩因兩次失約不好又來相期  
 差人送三兩書儀就致看花之意盧柎日子便期了  
 却不肯受這書儀璧返數次推辞不脫只得受了那  
 日天氣晴爽汪知縣打帳早衙完了就去不道剛出  
 私衙左右來報吏科給事中某爺告養親歸家在此  
 經過正是要道之人敢不去奉承麼急忙出郭迎接  
 餽送下程設宴款待只道一兩日就行還可以看得

既看周旋  
 世故又要  
 享清福清  
 玩世間那  
 有揚州鶴

牡丹那知某給事又是好勝的人教知縣陪了遊覽本縣勝景之處盤桓七八日方行等到去後又差人約盧柟時那牡丹已萎謝無遺盧柟也向他處遊玩山水離家兩日矣不覺春盡夏臨彈指間又早六月中旬汪知縣打听盧柟已是歸家在園中避暑又令人去傳達要賞蓮花那差人徑至盧家把帖兒教門公傳進須臾間門公出來說道相公有話喚你當面去分付差人隨着門公直到一個荷花池畔看那池團團約有十畝多大堤上綠槐碧柳濃陰蔽日池內紅粧翠蓋艷色映人有詩爲証

凌波仙子鬪新粧

七竅虛心吐異香

何似花神多薄倖

故將顏色惱人腸

元來那池也有個名色喚做灩碧池池心中有座亭子名曰錦雲亭此亭四面皆水不設橋梁以採蓮舟爲渡乃盧柟納涼之處門公與差人下了採蓮舟蕩動畫槳頃刻到了亭邊繫舟登岸差人舉目看那亭子周圍朱欄畫檻翠幔紗窓荷香馥馥清風徐徐水中金魚戲藻梁間紫燕尋巢鷗鷺爭飛葉底鴛鴦對浴岸傍去那亭中看時只見藤牀湘簟石榻竹几瓶中供千葉碧蓮爐內焚百和名香盧柟科頭跣足斜

直快案

據石榻面前放一帙古書，手中執着酒盃，傍邊水盤中，列着金桃、雪藕、沉李、浮瓜，又有幾味案酒。一个小厮捧壺，一个小厮打扇。他便看幾行書，飲一盃酒，自取其樂。差人未敢上前，在側邊暗想道：同是父母生長，他如何有這般受用？就是我本官中過進士，還有許多勞碌，怎及得他的自在。盧柟擡頭看見，卽問道：你就是縣裡差來的麼？差人應道：小人正是。盧柟道：你那本官到也好笑，屢次訂期，定日却又不來。如今又說要看荷花，恁樣不爽利。虧他怎地做了官，我也沒有許多閒工夫與他纏帳。任憑他有興便來，不耐。

聖世微物

煩又約日子。差人道：老爺多拜上相公，說久仰相公高才，如渴思漿，巴不得來請教。連次皆爲不得已事，羈住故此失約。還求相公期个日子，小人好去回話。盧柟見來人說話伶俐，却也听這了他，乃道：旣如此，竟在後日。差人得了言語，討个回帖。同門公依舊下舡，搥到柳陰堤下，上舡自去回復了知縣。那汪知縣至後日早衙，發落了些公事，約莫午牌時候起身去拜盧柟。誰想正值三伏之時，連日酷熱非常。汪知縣已受了些暑氣，這時却又在正午，那輪紅日猶如一團烈火，熱得他眼中火冒，口內烟生。剛到半路，竟道

直快案

天旋地轉從轎上直撞下來險些兒悶死在地從人  
急忙救起擡回縣中送入私衙漸漸甦醒分付差人  
辭了盧柟一面請太醫調治足足裡病了一个多月  
方纔出堂理事不在話下且說盧柟一日在書房中  
查點往來禮物檢着汪知縣這封書儀想道我與他  
水米無交如何白白裡受他的東西須把來消豁了  
方纔乾淨到八月中差人來請汪知縣中秋夜賞月  
那知縣却也正有此意見來相請好生歡喜取回帖  
打發來人說多拜上相公至期准赴那知縣乃一縣  
之主難道剛剛只有盧柟請他賞月不成少不得初

十邊就有鄉紳同僚中相請况又是個好飲之徒可  
有不去的理麼定然一家家捱次都到至十四這日  
辭了外邊酒席于衙中整備家宴與夫人在庭中玩  
賞那晚月色分外皎潔比尋常更是不同有詩爲証

玉宇淡悠悠

金波徹夜流

最憐圓缺處

曾照古今愁

風露孤輪影

山河一氣秋

何人吹鐵笛

乘醉倚南樓

夫妻對酌直飲到酩酊方纔入寢那知縣一來是新  
起病的人元神未復二來連日沉酣糟粕惹着酒興

五次

西世情言 卷二十九  
未免走了酒字下這道見三來這晚露坐夜深着了  
些風寒三合。奏又病起來。眼見得盧柎賞月之約。又  
虛過了。調攝數日方能痊可。那知縣在衙中無聊量  
道。盧柎園中桂花必盛。意欲借此排遣。適值有个江  
南客來打抽豐。送兩大罈。惠山泉酒。汪知縣就把一  
罈。差人轉送與盧柎。盧柎見說是美酒。正中其懷。無  
限歡喜。乃道。他的政事文章。我也一槩勿論。只這酒  
中。想亦是知味的了。即寫帖請汪知縣後日來賞桂  
花。有詩為証。

涼影一簾分夜月

天宮萬斛動秋風

淮南何用歌招隱

自可淹留桂樹叢

自古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像汪知縣是个父母官  
肯屈已去見个士人。豈不是件異事。誰知兩下机緣  
未到。臨期定然生出事故。不能稍會這番請賞桂花  
汪知縣滿意。要盡竟日之歡。罄夙昔仰想之誠。不料  
是日還在眠牀上。外面就傳板進來。報山西理刑趙  
爺行取入京。已至河下。恰正是汪知縣鄉試房師。怎  
敢怠慢。即忙起身梳洗。出衙上轎。往河下迎接設宴。  
款待。你想兩個得意師生。沒有就別之理。少不得盤  
桓數日。方纔轉身。這桂花已是

六次

飄殘金粟隨風舞

零亂天香地滿鋪

却說盧柟素性剛直豪爽是個傲上矜下之人見汪知縣屢次卑詞盡敬以其好賢遂有俯交之念時值九月末旬園中菊花開遍那菊花種數甚多內中惟有三種為貴那三種

鶴翎

剪絨

西施

每一種各有幾般顏色花大而媚所以貴重有菊花詩為証

不共春風鬪百芳

自甘籬落傲秋霜

秣一片蕭疎景

幾朵依稀散晚香

盧柟因想汪知縣幾遍要看園景却俱中止今趁此菊花盛時何不請來一玩也不枉他一番敬慕之情即寫帖兒差人去請次日賞菊家人拿着帖子來到縣裡正值知縣在堂理事一逕走到堂上跪下把帖子呈上稟道家相公多拜上老爺園中菊花盛開特請老爺明日賞玩汪知縣正想要去看菊因屢次失約難好啓齒今見特地來請正是乞耳當招深中其意看了帖子乃道拜上相公明日早來領教那家人得了言語即便歸家回覆家主道汪大爺拜上相公明日絕早就來那知縣說明日早來不過是隨口的

話那家人改做絕早就來這也是一時錯訛之言不想因這句錯話上得罪于知縣後來把天大家私弄得罄盡險些兒連性命都送了正是

舌為利害本

口是禍福門

當下盧構心下想道這知縣也好笑那見赴人筵席有个絕早就來之理又想道或者慕我家園亭要盡竟日之遊分付厨夫大爺明日絕早就來酒席須要早些完備那厨夫所見知縣早來恐怕臨時悞事隔夜就手忙脚亂收拾盧構到次早分付門上人今日若有客來一槩相辭不必通報又將个名帖差人去

設上下席  
以賓主相  
見亦常人  
所不談也

邀請知縣不到朝食時酒席都已完備擺設在園上燕喜堂中上下兩席並無別客相陪那酒席鋪設得花錦相似正是

富家一席酒

窮漢半年糧

且說知縣那日早衙投文已過也不退堂就要去赴酌因見天色太早恐酒席未完甲一起公事來問那公事却是新拿到一班強盜專在衛河裡打劫來往客商因都在娼家宿歇露出馬脚被捕人拿住解到本縣當下一訊都招內中一个教做石雪哥又扳出本縣一个開肉舖的王屠也是同夥即差人去拿到

知縣問道王屠石雪哥招稱你是同夥，贓物俱窩頓  
你家從實供招，免受刑罰。王屠稟道：爺爺，小人是个  
守法良民，就在老爺馬足下開个肉舖生理，平昔開  
就街市上不十分行走，那有這事？莫說與他是个同  
夥，就是他面貌從不曾識認。老爺不信，拘隣里來問  
平日所行所爲，就明白了。知縣又叫石雪哥道：你莫  
要誣陷平人，若審出是板害的，登時就打灰。你這奴  
才石雪哥道：小的並非板害，真實是同夥。王屠叫道：  
我認也認不得，你如何是同夥？石雪哥道：王屠我與  
你一向同做夥計，怎麼詐不認得？就是今日本心原

要出脫你的，只爲受刑不過一時間說了出來，你不  
要惟我王屠叫屈連天道，這是那里說起？知縣喝交  
一齊夾起來，可憐王屠夾得死而復甦，不肯招承。這  
強盜咬定是箇同夥，雖夾死終不改口。是已牌時分  
夾起日已倒西，兩下各執一詞，難以定招。此時知縣  
一心要去赴宴，已不耐煩，遂依着強盜口詞，葫蘆提  
將王屠問成斬罪，其家私盡作贓物入官。畫供已畢，  
一齊發下死囚牢裏，卽起身上轎到盧柁家去喫酒。  
不題。你道這強盜爲甚死咬定王屠是箇同夥？那石  
雪哥當初原是箇做小經紀的人，因染了時疫症，把



本錢用完連幾件破家伙也賣來喫在肚裏及至病  
 好却沒本錢去做生意只存得一隻鍋兒要把去賣  
 幾十文錢來營運度日旁邊却又有些破的生出一  
 箇計較將鍋煤拌着泥兒塗好做箇艸標兒提上街  
 去賣轉了半日都嫌是破的無人肯買落後走到王  
 屠對門開米舖的田大郎門首叫住要買那田大郎  
 是箇近覷眼却看不出損處一口就還入十文錢石  
 雪哥也就肯了田大郎將錢遞與石雪哥接過手剛  
 在那里數明不想王屠在對門看見叫道大郎你且  
 仔細看看莫要買了破的這是嘲他眼力不濟乃一

無益  
 之理也

一  
 心  
 之  
 德  
 成  
 戒  
 之  
 戒  
 之

時戲謔之言誰知田大郎真箇重新仔細一看看出  
 那箇破損處來對王屠道早是你說不然幾乎被他  
 哄了果然是破的連忙討了銅錢還還鍋子石雪哥  
 初時買成了心中正在歡喜次後討了錢去心中痛  
 恨王屠恨不得與他性命相博只爲自己貨兒果然  
 破損沒箇因頭難好開口忍着一肚子惡氣捉着鍋  
 子轉身臨行時還把王屠怒目而視巴不能等他問  
 一聲就要與他廝鬧那王屠出自無心那箇去看他  
 石雪哥見不來招攬只得自去不想心中氣悶不會  
 照常得脚下絆上一交把鍋子打做千百來塊將王

屠就恨入骨髓。思想沒了生計，欲要尋條死路。詐那王屠却又捨不得性命，沒甚計較，就學做夜行人。到也順溜，手到擒來，做了年餘，嫌這生意微細，合入大隊裏，在衛河中巡緝得來。大碗酒，大塊肉，好不快活。那時反又感激王屠起來，他道是當日若沒有王屠說這句話，賣成這隻鍋子，有了本錢，這時只做小生意，過日那有恁般快活。及至惡貫滿盈，被拿到官，情真罪當，料無生理，却又想起昔年的事來。那日若不。是他說破賣這幾十文錢做生意，度日不見致有今日。所以板害王屠一口咬定，死也不放，故此他便認

事也而  
感恨轉於  
小吏摠為  
所使耳  
小人  
劫盜矣

得王屠王屠却不相認。後來直到秋後典刑，齊綁在灋場上。王屠問道：今日摠是死了，你且說與我有甚冤讐，害我致此說箇明白。死也甘心。石雪哥方把前情說出，王屠連喊冤枉，要辨明這事。你想此際有那箇來采你，只好含冤而死。正是

只因一句閒言語

斷送堂堂六尺軀

閒話休題，且說盧柟早上候起，已至巳牌，不見知縣來到，又差人去打聽回報，說在那里審問公事。盧柟心上就有三四分不樂道，既約了絕，早就來如何。這時候還問公事停了一回，還不見到，又差人去打聽

來報說這件公事還未問完哩。盧柟不樂，有六七分  
了。想道是我請他的，不是只得耐這次罷。俗語道得  
好：等人性急，略過一回，又差人去打聽。這人行無一  
箭之遠，又差一人前來，頃刻就差上五六箇人去打  
聽。少停一齊轉來，回覆說：正在堂上，夾人想這事，急  
切未得完哩。盧柟聽見這話，湊成十分不樂，心中大  
怒道：原來這俗物一無可取，却只管來纏帳，幾乎錯  
認了。如今幸爾還好，卽今家人撤開下面這卓酒席，  
走上前，居中向外而坐，叫道：快把大盃灑熱酒來洗  
滌俗腸。家人都稟道：恐大爺一時來到。盧柟睜起眼

喝道：哇，還說甚大爺！我這酒可是與俗物喫的？庶家  
人見家主發怒，誰敢專言，只得把大盃斟上。廚下將  
餚饌供出，小溪在堂中官商迭奏絲竹，並呈盧柟飲  
了數盃，又討出大碗一連喫上十數多碗，喫得性起，  
把巾服都脫去了，跣足蓬頭，踞坐於椅上，將餚饌撤  
去，止留菓品案酒，又喫上十來大碗，連菓品也賞了。  
小溪惟飲寡酒，又喫上幾碗，盧柟須量雖高原，喫不  
得急酒，因一時惱怒，連飲了幾十碗，不覺大醉，就靠  
在桌上，齁齁睡去。家人誰敢去驚動，整整齊齊都站  
在兩旁伺候。裏邊盧柟便醉了，外面管園的却不曉

得遠遠望見知縣頭踏來，急忙進來通報到了堂中，看見家主已醉，到喫一驚道：「大爺已是到了，相公如何先飲得這箇模樣？」衆家人聽得知縣來到，都面面相覷，沒做理會。齊道：「那棹酒便還在，但相公不能勾醒，却怎好？」管園的道：「且叫醒轉來，扶醉陪他一陪也罷。」終不然特地請來，冷淡他去不成。衆家人只得上前叫喚，喉嚨都喊破了，如何得醒。漸漸聽得人聲喧雜，料道是知縣進來，慌了手脚，四散躲過。單單撇下盧柟一人，只因這番，有分教：佳賓賢主，變爲百世冤家；好景名花，化作一場春夢。正是：

盛衰有命天爲主

禍福無門人自生

且說汪知縣離了縣中，來到盧家園門首，不見盧柟迎接，也沒有一箇家人候候。從人亂叫門上有人麼，快去通報。大爺到了，並無一人答應。知縣料是管門的已進去報了，遂分付不必呼喚，竟自進去。只見門上一箇匾額，白地翠書，嘯圃兩箇大字。進了園門，一帶都是栢屏，轉過灣來，又顯出一座門樓，上書隔凡二字。過了此門，便是一條松徑，繞出松林，打一看時，但見山嶺參差，樓臺縹緲，艸木蕭疎，花竹圍環。知縣見布置精巧，景色清幽，心下暗喜道：「高人胸次，自是

不同但不聞得一些人聲，又不見盧柟相迎，未免疑惑也。還道是園中徑路錯雜，或者從別道往外迎我，故此相左。一行人在園中任意東穿西走，反去尋覓主人。次後來到一箇所在，却是三間大堂，一望菊花數百，霜英粲爛，楓葉萬樹，擁若丹霞，橙橘相亞，累累如金。池邊芙蓉千百株，顏色或淡或淺，綠水紅葩，高下相映，鸞鴛鳧鴨之類，戲狎其下。汪知縣想道：他請我看菊，必在這箇堂中。了徑至堂前，下轎走入看時，那里見甚酒席，惟有一人蓬頭跣足，屈中向外而坐，靠在棹上打盹。此外更無一箇人影。從人趕向前亂

喊老爺到了，還不起來。汪知縣舉目看他身上服色，不像以下之人，又見旁邊放着葛巾野服，分付且莫叫喚，看是何等樣人。那常來下帖的差人向前仔細一看，認得是盧柟，稟道：這就是盧相公醉倒在此。汪知縣聞言，登時紫漲了面皮，心下大怒道：這厮恁般無理，故意哄我上門，羞辱欲得教從人將花木打箇希爛，又想不是官體，忍着。一肚子惡氣，急忙上轎，分付回縣，轎夫擡起，打從舊路，直至園門首，依原不見一人。那些皂快沒一箇不搖首咋舌道：他不過是箇監生，如何將官府恁般藐視？這也是件異事。知縣在

轎上聽見自覺沒趣惱怒愈加想道他揔然才高也是我的治下曾請過數遍不肯來見情願就見又饋送銀酒我亦可爲折節敬賢之至矣他却如此無理將我侮慢且莫說我是父母官即使平交也不該如此到了縣裏怒氣不息即便退入私衙不題且說盧柟這些家人小廝見知縣去後方纔出頭到堂中看家主時睡得正濃直至更餘方醒衆人說道適纔相公睡後大爺就來見相公睡着便起身而去盧柟道可有甚話說衆人道小人們恐難好答應俱走過一邊不會看見盧柟道正該如此又懊悔道是我一時

性急不會分付閉了園門却被這俗物直至此間踐污了地上教管園的明早快挑水將他進來的路徑掃滌乾淨又着人尋訪常來下帖的差人將向日所送書儀并那罈泉酒發還與他那差人不敢隱匿遂卽到縣裏去繳還不在話下却說汪知縣退到衙中夫人接着見他怒氣冲天問道你去赴宴如何這般氣惱汪知縣將其事說知夫人道這都是自取惟不得別人你是箇父母官橫行直撞少不得有人奉承如何屢屢卑污苟賤反去請教子民他總是有才與你何益今日討恁般怠慢可知好麼汪知縣又被夫

人捨白了幾句，一發怒上加怒，坐在交椅上，氣憤憤的半晌無語。夫人道：「何消氣得！自古道：破家縣令，只這四箇字。」把汪知縣從睡夢中喚醒，放下了憐才敬士之心，頓提起生事害人之念。當下口中不語，心下躊躇，尋思計策，安排排盧生，必置之死地，方洩吾恨。當夜無話。汪知縣早衙已過，次日喚一箇心腹令史進衙商議。那令史姓譚，名遵，頗有才幹，慣與知縣通賍。過付是一箇積年猾吏，當下知縣先把盧柟得罪之事叙過，次說要訪他過惡，叅之以報其恨。譚遵道：「老爺要與盧柟作對，不是輕舉妄動的，須尋得一件沒

躲閃的大事，坐在他身上，方可完得性命。那叅訪一節，恐未必了事。在老爺反有干碍。汪知縣道：「却是爲何？」譚遵道：「盧柟與小人原是同里，曉得他多有大官府往來，且又家私豪富，平昔雖則恃才狂放，却沒甚違法之事。總然拿了，少不得有天大分上，到上司處挽回，決不至死的田地。那時懷恨挾讐，老爺豈不反受其累？」汪知縣道：「此言雖是，但他恁地放肆，定有幾件惡端，你去細細訪來，我自有的處。」譚遵答應出來，只見外邊繳進原送盧柟的書儀、泉酒。汪知縣見了，轉覺沒趣，無處出氣，遷怒到差人身上，說道：「不該收他。」

西世性 卷二十九  
的回來打了二十毛板，就將銀酒都賞了差人，正是  
勸君莫作傷心事 世上應多切齒人

話分兩頭，却說浮丘山腳下，有箇農家，叫做鈕成。老婆金氏，夫妻兩口，家道貧寒，却又少些行止，因此無人肯把田與他耕種。歷年只在盧柟家做長工。過日二年前，生了箇兒子，那些一般做工的，同盧家幾箇家人，鬧分子與他賀喜。論起鈕成，恁般窮漢，只該辭了纔是，十分情不可却，稱家有無胡亂，請衆人喫三盃，可也罷了。不想他却去弄空頭，裝好漢，寫身于與盧柟家人盧才，抵借二兩銀子，整箇大大筵席，款待

衆人，鄰里盡送湯餅，熱烘烘，倒像箇財主家行事。外邊正喫得快活，那得知孩子隔日被貓驚了，這時了帳，十分敗興，不能勾盡歡而散。那盧才肯借銀子與鈕成，原懷着箇不良之念，你道爲何因見鈕成老婆有三四分顏色，指望以此爲繇，要勾搭這婆娘，誰知緣分淺薄，這婆娘情願白白裏與別人做些交易，偏不肯上盧才的樁兒，反去學向老公，說盧才怎樣來調戲鈕成，認做老婆是箇貞節婦人，把盧才恨入骨髓，立意要賴他這項銀子。盧才楚了年餘，見這婆娘粧喬做樣，料道不能勾上釣，也把念頭休了，一味索



銀兩下面紅了好幾場，只是沒有，有人教盧才箇法兒道：他年年在你家做長工，何不耐到發工銀時，一併扣清，可不乾淨。盧才依了此言，再不與他催討。等到十二月中，打聽了發銀日子，緊緊伺候。那盧才田產廣多，除了家人、顧工的，也有整百。每年至十二月中，預發來歲工銀，到了是日，衆長工一齊進去領銀。盧才恐家人們作弊，短少了衆人的，親自唱名親發。又賞一頓酒飯，喫箇醉飽，叩謝而出。剛至宅門口，盧才一把扯住鈕成，問他要銀。那鈕成一則還錢，肉痛；二則惟他調戲老婆，乘着幾盃酒興，反撒賴起來。將

銀塞在兜肚裏，罵道：狗奴才，只欠得這丟銀子，便生心來欺負老爺。今日與你性命相博，當胸撞。箇滿懷，盧才不曾隄防，踉踉蹌蹌，倒退了十數步，幾乎跌上一交，惱動性子，趕上來便打。那句狗奴才却又犯了衆怒，家人們齊道：這厮恁般放潑，總使你的理直到底是我家長工，也該讓我們一分。怎地欠了銀子，反要行兇，打這狗才。齊擁上前亂打。常言道：雙拳不敵四手，鈕成獨自一箇，如何抵當得許多人。着實受了一頓拳脚。盧才看見銀子藏在兜肚中，扯斷帶子，奪過去了。衆長工再三苦勸，方纔住手，推着鈕成

回家不道盧柟在書房中隱隱聽得門首喧嚷喚管門的查問他的家法最嚴管門的恐怕連累從實稟說盧柟卽叫盧才進去說道我有示在先家人不許擅放私債盤筭小民如有此等定行追還原券重責逐出你怎麼故違我法却又截搶工銀行克打他這等放肆可惡登時追出兜肚銀子并那紙文契打了二十逐出不用分付管門的鈕成來時着他來見我領了銀券去管門的連聲答應出來不題且說鈕成剛喫飽得酒食受了這頓拳頭腳尖銀子原被奪去轉思轉惱愈想愈氣到半夜裏火一般發熱起來覺

道心頭脹悶難過次日便爬不起到第二日早上對老婆道我覺得身子不好莫不要死你快去叫我哥哥來商議自古道無巧不成話元來鈕成有个嫡親哥哥子鈕文正賣與令史譚遵家爲奴金氏平昔也曾到譚家幾次路徑已熟故此教他去叫當下金氏聽見老公說出要死的話心下着忙帶轉門兒冒着風寒一徑往縣中去尋鈕文那譚遵四處察訪盧柟的事過並無一件知縣又再三催促到是个兩難之事這一日正坐在公廨中只見一个婦人慌慌張張的走入來舉目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家人鈕文的弟婦

金氏向前道了萬福，問道：「請問令史，我家伯伯可在？」  
麼譚遵道：「到縣門前買小菜，就來你有甚事？恁般驚惶。」  
金氏道：「好教令史知得，我丈夫前日與盧監生家  
人盧才費口，夜間就病起來，如今十分沉重，特來尋  
伯伯去商量。」  
譚遵開言，不勝喜歡，忙問道：「且說爲甚，  
與他家費口？」  
金氏卽將與盧才借銀起，直至相打之  
事，細細說了一遍。  
譚遵道：「原來恁地，你丈夫沒事便  
罷，倘有些山高水低，急來報知，包在我身上，與你出  
氣，還要他一注大財鄉，發你下半世快活。」  
金氏道：「若  
得令史張主，可知好麼？」  
正說間，鈕文已回，金氏將這

事說知，一齊同去。臨出門，譚遵又囑付道：「如有變故，  
速速來報。」  
鈕文應允，離了縣中，不消一個時辰，早到  
家中，推門進去，不見一些聲息，到牀上看時，把二人  
嚇做一跳，元來直僵僵挺在上面，不知死過幾時了。  
金氏便號淘大哭起來，正是

夫妻本是同林鳥

大限來時各自飛

那些東隣西舍，听得哭聲，都來觀看。齊道：「虎一般的  
後生活活打死了，可憐可憐。」  
鈕文對金氏說道：「你且  
莫哭，同去報與我主人，再作區處。」  
金氏依言，鎖了大  
門，囑付隣里看覷，則个跟着鈕文就走。那隣里中商

議道他家一定去告狀了，地方人命重情，我們也須呈明脫了干係，隨後也往縣裡去呈報。其時遠近村坊盡知鈕成已死，早有人報與盧柟，那盧柟原是疎略之人，兩日鈕成不去領這銀券，連其事却也忘了。及至聞了此信，卽差人去尋獲盧才送官。那知盧才聽見鈕成死了，料道不肯干休，已先挑之天天不在話下。且說鈕文、金氏一口氣跑到縣裡報知譚遵。譚遵大喜悄悄的先到縣中稟了知縣，出來與二人說明就裡教了說話流水寫起狀詞，單告盧柟強占金氏，不遂將鈕成擒歸打死，教二人擊鼓叫冤。鈕文依

了家主，領着金氏，不啻三七念一，執了一塊木柴，把鼓亂敲，口內一片聲叫喊救命，衙門差役自有譚遵分付，並無攔阻。汪知縣听得擊鼓，卽時升堂，喚鈕文、金氏至案前，纔看狀詞，恰好地隣也到了。知縣專心在盧柟身上，也不看地隣呈子，是怎樣情絲，假意問了幾句，不等發房卽時出籤差人，提盧柟立刻赴縣。公差又受了譚遵的叮囑，說大爺惱得盧柟要緊，你們此去只除婦女孩子，其餘但是男子，漢盡數拿來。衆皂快素知知縣與盧監生有仇，況且是个人家，若還人少，進不得他大門，遂聚起三兄四弟，共有四五

十人分明是一羣猛虎，此時隆冬，日短天已傍晚，彤雲密布，朔風凜冽，好不寒冷。譚遵要奉承知縣陪出酒漿，與衆人先發個興頭。一家點起一根火把，飛奔至盧家門首，發一聲喊，齊搶入去。逢着的便拿，家人們不知爲甚，嚇得東倒西歪，兒啼女哭，沒奔一頭處。盧柟娘子正同着丫鬟們在房中圍爐，向火忽聞得外面人聲鼎沸，只道是漏了火，急叫丫鬟們觀看，尙未動步，房門口早有家人報道：大娘不好了，外邊無數人執着火把打進來也。盧柟娘子還認是強盜來打劫，驚得三十六个牙齒硃燈燈的相打，慌忙叫丫

鬟快閉上房門，言猶未畢，一片火光早已擁入房裏。那些丫頭們奔走不迭，只叫大王爺饒命。衆人道：胡說，我們是本縣大爺差來拿盧柟的。什麼大王爺？盧柟娘子見說這話，就明白向日丈夫怠慢了知縣，今日尋事故來擺布，便道：既是公差，難道不知法度的？我家總有事在縣，量來不過戶婚田土的事罷了，須不是大逆不道。如何白日裡不來，黑夜間率領多人，明火執杖打入房帷，乘機搶劫？明日到公堂上去講，該得何罪？衆公差道：只要還了我盧柟，但憑到公堂上去講，遂滿房遍搜一過，只揀器皿寶玩取勾像意。

方纔出門，又打到別个房裡，把姬妾們都驚得躲入床底下去。各處搜到，不見盧柟，料想必在園上一齊。又趕入去，盧柟正與四五个賓客在暖閣上飲酒，小優兩傍吹唱，恰好差去拿盧才的家人在那里回話。又是兩個乱喊上樓，報道相公禍事到也。盧柟帶醉問道：有何禍事？家人道：不知爲甚，許多人打進大宅，搶劫東西，逢着的便被拿住。今已打入相公房中去了。衆賓客被這一驚，一滴酒也無了。齊道：這是爲何？可去看來，便要起身。盧柟全不在意，反攔住道：由他自搶，我們且喫酒。莫要敗興。快斟熱酒來。家人跌足

道：相公外邊恁般慌乱，如何還要飲酒？說聲未了，忽見樓前一派火光閃爍。衆公差齊擁上樓，嚇得那幾個小優滿樓亂滾，無處藏躲。盧柟大怒，喝道：甚麼人敢到此放肆？叫人快拿。衆公差道：本縣大爺請你說話，只怕拿不得的。一條索子套在頸裡，道：快走快走。盧柟道：我有何事？這等無禮，偏不去。衆公差道：老實說，向日請使，請你不動。如今拿到，要拿去的。牽着索子推的，推扯的，扯擁下樓來。家人共拿了十四五個。衆人還想連賓客都拿，內中有人認得，但是貴家公子，又是有名頭秀木，遂不敢去惹他。一行人離了園。

中一路鬧炒炒直至縣裡這幾個賓客放心不下也隨來觀看躲過的家人也自出頭奉着主母之命將了銀兩趕來央人使用打探不在話下且說汪知縣在堂等候堂前灯笼火把照耀如白晝四下絕不聞一些人聲衆公差押盧柵等直至丹墀下舉目看那知縣滿面殺氣分明坐下一个閻羅天子兩行隸卒排列也與牛頭夜叉無二家人們見了這個威勢一个个膽戰心驚衆公差跑上堂稟道盧柵一起拿到了將一千人帶上月臺齊齊跪下鈕文金氏另跪在一邊惟有盧柵挺然居中而立汪知縣見他不跪仔細

細看了一看冷笑道是一个土豪見了官府猶恁般無狀在外安得不肆行無忌我且不與你計較暫請到監裡去坐一坐盧柵倒走上三四步橫挺着身子說道就到監裡去坐也不妨只要說个明白我得何罪昏夜差人抄沒知縣道你強占良人妻女不遂打死鈕成這罪也不小盧柵聞言微微笑道我只道有甚天大事情元來爲鈕成之事據你說止不過要我償他命罷了何須大驚小怪但鈕成原係我家傭奴家人盧才角口而灰却與我無干即使是我打死罪之律若必欲借彼証此橫加無影之罪以

夢公論  
河漢可嘆

醒世恒言 卷二十九

雪私怨我盧柟不難屈承只怕公論難泯汪知縣大怒道你打灰平人昭然耳目却冒認為奴污讒問官抗拒不跪公堂之上尚敢如此狂妄平日豪橫不問可知矣今且勿論人命真假只抗逆父母官該得何罪喝教拿下去打衆公差齊聲答應趕向前一把揪翻盧柟叫道士可殺而不可辱我盧柟堂堂漢子何惜一灰却要用刑任憑要我認那一等罪無不如命不消責罰衆公差那里繇他做主按倒在地打了三十知縣喝教住了并家人齊發下獄中監禁鈕成尸首着地方買棺盛殮發至官壇候驗鈕文金氏干証

人等召保听審盧柟打得血肉淋漓兩個家人扶着一路大咲走出儀門這幾個朋友上前相迎家人們還恐怕來拿遠遠而立不敢近身衆友問道為甚事就到杖責盧柟道並無別事汪知縣公報私仇借家人盧才的假人命粧在我名下要加个小小灰罪衆友驚駭道不信有此等奇冤內中一友道不打緊待小弟回去與家父說了明日拉合縣鄉紳孝廉與縣公講明料縣公難減公論自然開釋盧柟道不消兄等費心但憑他怎地擺布罷了只有一件緊事煩到家間說一聲教把酒多送幾罈到獄中來衆友道如

醒世恒言 卷二十九 三



今酒也該少飲。盧柟嘆道：「人生貴在適意，貧富榮辱，俱身外之事。于我何有？難道因他要害我，就不飲酒了？這是一刻也少不得的。」正在那里說話，一個獄卒推着背道快進獄去，有話另日再說。那獄卒不是別人，叫做蔡賢，也是汪知縣得用之人。盧柟睜起眼，喝道：「可惡！我自說話與你何干？蔡賢也焦躁道：『阿呀！你如今是在官人犯了，這樣公子氣質，且請收起用不着了。』」盧柟大怒道：「什麼在官人犯，就不進去便怎麼？蔡賢還要回話，有幾個老成的，將他推開，做好做歹，勸盧柟進了監門。眾友也各自回去。盧柟家人白

歸家，回覆主母不在話下。元來盧柟出衙門時，譚遵緊隨在後察訪這些說話，一句句听得明白，進衙報與知縣。知縣到次早，只說有病不出堂理事。眾鄉官來時，門上人連帖也不受。至午後，忽地升堂，喚齊金氏一千人犯，并伴作人等。監中吊出盧柟主僕徑去，檢驗鈕成尸首。那伴作人已知縣主之意，輕傷盡報做重傷地隣也。理會得知縣要與盧柟作對，齊咬定盧柟打灰知縣，又哄盧柟將出鈕成傭工文券，只認做假的，盡皆扯碎。嚴刑拷逼，問成死罪，又加二十大板。長枷手杻，下在死囚牢裏。家人們一槩三十滿徒。

醉世情言 卷二十九  
三年召保所候發落金氏鈕文干証人等發回寧家  
尸棺俟詳轉定奪將招絲疊成文案并盧柟抗逆不  
跪等情細細開載在內備文申報上司雖衆鄉紳力  
爲申理知縣執意不從有詩爲証

縣令從來可破家

治長非罪亦堪嗟

福堂今日容高士

名圃無人理百花

且說盧柟本是貴介之人生下一个膿窠瘡兒就要  
請醫家調治的如何經得這等刑杖到得獄中昏迷  
不醒幸喜合監的人知他是个有錢主兒奉承不暇  
流水把膏藥末藥送來家中媒子又請太醫來調治

外修內補不勾一月平服如舊那些親友絡繹不絕  
到監中候問獄卒人等已得了銀子歡天喜地錄他  
們直進直出並無攔阻內中單有蔡賢是知縣心腹  
如飛稟知縣主魁地到監點問搜出五六人來却都  
是有名望的舉人秀士不好將他難爲教人送出獄  
門又把盧柟打上二十四五个獄卒一槩重責那獄  
卒們明知是蔡賢的緣故咬牙切齒因是縣主得用  
之人誰敢與他計較那盧柟平日受用的高堂大厦  
錦衣玉食眼內見的是竹木花卉耳中聞的是笙簫  
細樂到了晚間嬌姬美妾倚翠偎紅似神仙般散誕

的人如今坐于獄中住的却是鑽頭不進半塌不倒  
的房子眼前見的無非死犯重囚語言嘈雜面目宛  
頑分明一班妖魔鬼恠耳中間的不過是脚鐐手杻  
鐵鏈之聲到了晚間提鈴喝號擊柝鳴鑼唱那歌兒  
何等悽慘他雖是豪邁之人見了這般景像也未免  
覩物傷情恨不得脇下頃刻生出兩個翅膀飛出獄  
中又恨不得提把板斧劈開獄門連衆犯也都放走  
一轉着受辱光景毛髮倒豎恨道我盧柟做了一  
世好漢却送在這個惡賊手裡如今陷于此間怎能  
勾出頭日子總然睜得出去亦有何顏見人要這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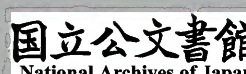
命何用不如尋个自盡到得乾淨又想到不可不可  
昔日成湯文王有夏臺姜里之囚孫臏馬遷有刑足  
腐刑之辱這幾個都是聖賢尚恐辱待時我盧柟豈  
可短見却又想道我盧柟相知滿天下身列縉紳者  
也不少難道急難中就坐觀成敗還是他們不曉得  
我受此奇冤須索寫書去通知教他們到上司處挽  
回遂寫起若干書啓差家人分頭投遞那些相知也  
有見任也有林下見了書札無不駭然也有直達汪  
知縣要他寬罪的也有托上司開招的那些上司官  
一來也曉得盧柟是當今才子有心開釋都把招詳

駁下縣裡回書中又露个題目教盧柟家屬前去告狀轉批別衙門開招出罪盧柟得了此信心中暗喜即教家人往各上司訴冤果然都批發本府理刑勘問理刑官已先有人致意不在話下却說汪知縣幾日間連接數十封書札都是與盧柟求解的正在躊躇忽見各上司招詳又都駁轉過了幾日理刑廳又行牌到縣弔卷提人已明知上司有開招放他之意心下老大驚惧想道這厮果然神通廣大身子坐在獄中怎麼各處關節已是布置到了若此番脫漏出去如何饒得我過一不做二不休若不斬草除根空

有後患當晚差譚遵下獄教獄卒蔡賢拿盧柟到隱僻之處遍身鞭朴打勾半死推倒在地縛了手足把个土囊壓住口鼻那消一个時辰嗚呼哀哉可憐滿腹文章到此冤沉獄底正是

英雄常抱千年恨 風木寒烟空斷魂

話分兩頭却說濬縣有个巡捕縣丞姓董名紳貢士出身任事彊幹用法平恕見汪知縣將盧柟屈陷大辟十分不平只因官卑職小不好開口每下獄查點便與盧柟談論兩下遂成相知那晚恰好也進監巡視不見了盧柟問眾獄卒時都不肯說惱動性子一



西遊記 卷二十一  
片聲喝打方纔低低說大爺差譚令史來討氣絕已  
拿向後邊去了董縣丞大驚道大爺乃一縣父母那  
有此事必是你們這些奴才索詐不遂故此謀他性  
命快引我去尋來衆獄卒不敢違逆直引至後邊一  
條夾道中劈面撞着譚遵蔡賢喝教拿住上前觀看  
只見盧柎仰在地上手足盡皆綁縛面上壓个土囊  
董縣丞叫左右提起土囊高聲叫喚也是盧柎命不  
該灰漸漸甦醒與他解去繩索扶至房中尋些熱湯  
喫了方能說話乃將譚遵指揮蔡賢打罵謀害情繇  
說出董縣丞安慰一番教人伏事他睡下然後帶譚

遵二人到於廳上思想這事雖出是縣主之意料今  
敗露也不敢承認欲要拷問譚遵又想他是縣主心  
腹只道我不存體面反爲不羨單喚過蔡賢要他招  
承與譚遵索詐不遂同謀盧柎性命那蔡賢初時只  
推縣主所遣不肯招承董縣丞大怒喝教夾起來那  
衆獄卒因蔡賢向日報縣主來問監打了板子心中  
懷恨尋過一副極短極緊的夾棍纔套上去就喊叫  
起來連稱願招董縣丞即便教住了衆獄卒恨着前  
日的毒氣只做不聽見倒務命收緊夾得蔡賢叫爹  
叫娘連祖宗十七八代盡叫出來董縣丞連聲喝住

方纔放了，把紙筆要他親供。蔡賢只得依着董縣丞說話，供招董縣丞將來袖過分付衆獄卒。此二人不許擅自釋放，待我見過大爺，然後來取。起身出獄回衙，連夜備了文書，次早汪知縣升堂，便去親遞汪知縣。因不見譚遵回覆，正在疑惑，又見董縣丞呈說這事，暗喫一驚，心中雖恨他沖破了網，却又奈何他不得。看了文書，只管搖頭，恐沒這事。董縣丞道：「是晚生親眼見的，怎說沒有堂尊？若不信，喚二人對證便了。」那譚遵猶可，這蔡賢最是無理，連堂尊也還污穢。若不究治，何以懲戒後人。汪知縣被道着心事，滿面

通紅，生怕傳揚出去，壞了名聲，只得把蔡賢問徒。遣自此懷恨董縣丞，尋兩件風流事，過與上司罷官而去。此是後話，不題。再說汪知縣因此謀不諧，遂具揭呈送各上司，又差人往京中傳送要道之人，大抵說盧柟恃富橫行，鄉黨結交勢要，打死平人，抗送問官，營謀關節，希圖脫罪。把情節做得十分利害，無非要張揚其事，使人不敢救援。又教譚遵將金氏出名，連夜刻起冤單，遍處粘帖，布置停當。然後備文起解到府。那推官原是沒擔當懦怯之輩，見了知縣揭帖，并金氏冤單，果然恐怕是非不敢開招。照舊申報。

醉世情言 卷二十九  
上、司、大、凡、刑、獄、經、過、理、刑、問、結、別、官、就、不、敢、改、動、盧、  
柟、指、望、這、查、脫、離、牢、獄、誰、道、反、坐、實、了、一、重、死、案、依、  
舊、發、下、濬、縣、獄、中、監、禁、還、指、望、知、縣、去、任、再、圖、昭、雪、  
那、知、汪、知、縣、因、扳、翻、了、个、有、名、富、豪、京、中、多、道、他、有、  
風、力、到、得、了、个、美、名、行、取、入、京、陞、爲、給、事、之、職、他、已、  
居、當、道、盧、柟、總、有、通、天、攝、地、的、神、通、也、沒、人、敢、翻、他、  
招、案、有、一、巡、按、御、史、樊、某、憐、其、冤、枉、開、招、釋、罪、汪、給、  
事、知、道、投、意、與、同、科、官、劾、樊、巡、按、一、本、說、他、得、了、賄、  
賂、賣、放、重、囚、罷、官、回、去、着、府、縣、原、拿、盧、柟、下、獄、因、此、  
後、來、上、司、雖、知、其、冤、誰、肯、捨、了、自、己、官、職、出、他、的、罪、

名、光、陰、迅、速、盧、柟、在、獄、不、覺、又、是、十、有、餘、年、經、了、兩、  
个、縣、官、那、時、金、氏、鈕、文、雖、都、病、故、汪、給、事、却、陞、了、京、  
堂、之、職、威、勢、正、盛、盧、柟、也、不、做、出、獄、指、望、不、道、災、星、  
將、退、那、年、又、選、一、个、新、知、縣、到、任、只、因、這、官、人、來、有、  
分、教、

此日重陰方啓照

今朝甘露不成霜

却、說、濬、縣、新、任、知、縣、姓、陸、名、光、祖、乃、浙、江、喜、興、府、平、  
湖、縣、人、氏、那、官、人、胸、藏、錦、繡、腹、隱、珠、璣、有、經、天、緯、地、  
之、木、濟、世、安、民、之、術、出、京、時、汪、公、曾、把、盧、柟、的、事、相、  
囑、心、下、就、有、些、疑、惑、想、道、雖、是、他、舊、任、之、事、今、已、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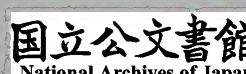
久與他還有甚相干。諄諄教諭其中，必有緣故。到任之後，訪問邑中鄉紳，都為稱枉，叙其得罪之繇。陸公還恐盧柎是個富家，央免下的，未敢全信。又四下暗體訪，所說皆同。乃道：既為民上，豈可以私怨羅織。陷人大辟，欲要申文到上司，與他昭雪。又想道：若先申上司，必然行查駁，勘便不能決。越了事，不如先開釋了。然後申報，遂弔出那宗卷來，細細查看，前後招繇，並無一毫空隙。反覆看了幾次，想道：此事不得盧柎如何結案，乃出百金為信賞錢，立限與捕役要拿。盧柎不一月，忽然獲到，將嚴刑究訊，審出真情，遂援

陸公子孫  
繁衍迭甲  
弟如雲皆  
明德之報

筆批云

審得鈕成以領工食銀於盧柎家，為盧才叩債，以致爭鬪，則鈕成為盧氏之雇工人也。明矣。雇工人死無家翁償命之理，况放債者亦叩債者，木廝打者亦木釋才坐柎律，何稱馬才道不到官累及家翁死有餘辜，擬抵不在盧柎久於獄，亦一時之厄也，相應釋放云云。

當日監中取出盧柎，當堂打開枷杻，釋放回家。合衙門人無不驚駭，就是盧柎也出自意外，甚以為異。陸公備起申文，把盧才起釁根繇，并受枉始末一一開





官而枉無  
此語釋官  
而枉又避  
不敢釋當  
之世難  
寸免矣

叙親至府中相見按院呈遞按院看了申文道他擅  
行開釋必有私弊問道聞得盧柟家中甚富賢令獨  
不避嫌乎陸公道知縣但知奉法不知避嫌但知問  
其枉不枉不知問其富不富若是不枉夷齊亦無生  
理若是枉陶朱亦無灰法按院見說得詞正理直更  
不再問乃道昔張公為廷尉獄無冤民賢令近之矣  
敢不領教陸公辭謝而出不題且說盧柟回至家中  
合門慶幸親友盡來相賀過了數日盧柟差人打听  
陸公已是回縣要去作謝他却也素位而行換了青  
不小帽娘子道受了陸公這般大德大恩須備些禮

物去謝他便好盧柟道我看陸公所為是个有肝膽  
的豪傑不比那齷齪貪利的小輩若送禮去反輕褻  
池了娘子道怎見得是反為輕褻盧柟道我沈冤十  
餘載上官皆避嫌不肯見原陸公初蒞此地即廉知  
枉毅然開釋此非有十二分才智十二分膽識安能  
如此今若以利報之正所謂故人知我我不知故人  
也如何使得即輕身而往陸公因他是个才士不好  
輕慢請到後堂相見盧柟見了陸公長揖不拜陸公  
暗以為奇也還了一禮遂教左右看坐賜子就扯把  
椅子放在傍邊看官你道有恁樣奇事那盧柟乃久

滯的罪人虧陸公救拔出獄。此是再生恩人。就儘穿頭也是該的。他却長揖不拜。若論別官府見如此無禮。心上定然不樂了。那陸公毫不介意。反又命坐。可見他度量寬洪。好賢極矣。誰想盧柟見教他。傍坐倒不悅起來。說道：「老父母但有灰罪的。盧柟沒有傍坐的。盧柟陸公聞言。即走下來。重新叙禮。說道：「是學生得罪了。即遜他上坐。兩下談。今論古。十分款洽。只恨相見之晚。遂為至友。有詩為証。

昔聞長揖大將軍

今見盧生抗陸君

夕釋柟陽朝上坐

丈夫意氣薄青雲

愷氣到底  
不控天生  
傲骨不可  
李也

流風酒處不  
張詩大風

李學士祠中作書寄謝陸公。不携行李。隨着那赤脚道人而去。陸公見書。嘆道：「儵然而來。儵然而去。以乾坤為逆旅。以七尺為浮游。真狂士也。屢遣人於廬山五老峰下訪之。不獲。後十年。陸公致政歸田。朝廷遣官存問。陸公使其次子往京謝恩。從人見之於京都。寄問陸公安否。或云：「遇仙成道矣。後人有詩讚云：

命蹇英雄不自繇

獨將詩酒傲公侯

一絲不掛飄然去

贏得高名萬古留

後人又有一詩警戒文人。莫學盧公以敬取禍。詩曰：

酒如詩狂傲骨兼

高人每得俗人嫌

人休蹈盧公轍

凡事還須學謹謙

第三十卷

李沂公窮邸遇俠客

世事紛紛如奕棋

輸贏變幻巧難窺

但存方寸公平理

恩怨分明不用疑

話說唐玄宗天寶年間長安有一士人姓房名德生  
得方面大耳偉幹豐軀年紀三十以外家貧落魄十  
分淹蹇全虧着渾家具氏紡織度日時遇深秋天氣  
頭上還裹着一頂破頭巾身上穿着一件舊葛衣那  
葛衣又逐縷縷開了却與蓑衣相似思想天氣漸寒  
這模樣怎生見人知道老婆餘得兩疋布兒欲要討



了大半日，一無所遇。那天却又與他做對頭偏生的，忽地發一陣風雨起來。這件舊葛衣被風吹得颼颼如落葉之聲，就長了一身寒。栗子冒著風雨奔向前，面一古寺中躲避。那寺名爲雲華禪寺。房德跨進山門看時，已先有個長大漢子，坐在左廊檻上。殿中一個老僧誦經。房德便向右廊檻上坐下，呆呆的看着。天上那雨漸漸止了，暗道：這時不走，只怕少刻又大起來。却待轉身，忽掉過頭來，看見牆上畫一隻禽鳥，翎毛兒、翅膀兒、足兒、尾兒，件件皆有，單單不畫鳥頭。天下有恁樣空腦子的人，自己饑寒尚且難顧，有甚

心腸，却評品這畫的鳥來。想道：常聞得人說畫鳥先畫頭，這畫法怎與人不同？却又不畫完，是甚意故？一頭想，一頭看，轉覺這鳥畫得可愛。乃道：我雖不曉此道，諒這鳥頭也沒甚難處。何不把來續完？卽往殿上與和尚借了一枝筆，蘸得墨飽，走來將鳥頭畫出。却也不十分醜，自覺歡喜道：我若學丹青，到可成得。剛畫時，左廊那漢子就捱過來觀看，把房德上下仔細一相，咲容可掬，向前道：秀才借一步說話。房德道：尾下是誰，有甚見教？那漢道：秀才不消細問，回在下去，自有好處。房德正在窮困之鄉，聽見說有好處不

勝之喜將筆還了和尚把破葛衣整一整隨那漢子前去此時風雨雖止地上好生泥濘却也不顧離了雲華寺直走出昇平門到樂遊原傍邊這所在最是冷落那漢子向一小角門上連叩三聲停了一回有個人開門出來也是個長大漢子看見房德亦甚歡喜上前聲喏房德心中疑道這兩個漢子是何等樣人不知請我來有甚好處問道這里是誰家二漢荅道秀才到裡邊便曉得房德跨入門裡二漢原把門撐上引他進去房德看時荆榛滿目衰草漫天乃是個敗落花園灣灣曲曲轉到一個半塌不倒的亭子

上裡邊又走出十四五個漢子一個個拳長臂大面貌猙獰見了房德盡皆滿面堆下笑來道秀才請進房德暗自驚駭道這班人來得蹺蹊且看他有甚話說衆人迎進亭中相見已畢遜在板檯上坐下問道秀才尊姓房德道小生姓房不知列位有何說話起初同行那漢道實不相瞞我衆弟兄乃江湖上豪傑專做這件沒本錢的生意只爲俱是一勇之夫前日幾乎弄出事來故此對天禱告要覓個足智多謀的好漢讓他做個大哥聽其指揮適來雲華寺牆上畫不完的禽鳥便是衆弟兄對天禱告設下的誓願取

羽翼俱全。單少頭兒的意思。若合該興隆。天遣個英雄好漢。補足這鳥。便迎請來爲頭等。候數日。未得其人。且喜天隨人願。今日遇着秀才。恁般魁偉相貌。一定智勇兼備。正是真命寨主了。衆兄弟今後任憑調度。保個終身安穩快活。可不好麼。對衆人道。快去宰殺牲口。祭拜天地。內中有三四个一溜烟跑向後邊去了。房德聞言道。原來這班人却是一夥強盜。我乃清清白白的人。如何做恁樣事。答道。列位壯士在上。若要我做別事則可。這一樁實不敢奉命。衆人道。却是爲何。房德道。我乃讀書之人。還要巴個出身日子。

怎肯幹這等犯法的勾當。衆人道。秀才所言差矣。方今楊國忠爲相。賣官鬻爵。有錢的便做大官。除了錢時。就是李太白。恁樣高才。也受了他的惡氣。不能得中。若非辨識番書。恐此時還是個白衣秀士哩。不是冒犯秀才說。看你身上這般光景。也不像有錢的。如何指望官做。不如從了我們。大碗酒。大塊肉。整套穿衣。論秤分金。且又讓你做個掌盤。何等快活。散誕倘若有些氣象。時據着個山寨。稱孤道寡。也繇得你房德。沉吟未答。那漢又道。秀才十分不肯時。也不敢相強。但只是來得去不得。不從時。便要壞你性命。這却

莫恠都向靴裏颯的拔出刀來嚇得房德魂不附體  
 倒退下十數步來道列位莫動手容再商量衆人道  
 從不從一言而決有甚商量房德想道這般荒僻所  
 在若不依他豈不白白送了性命有那個知得且哄  
 過一時到明日脫身去出首罷筭計已定乃道多承  
 列位壯士見愛但小生平昔膽怯恐做不得此事衆  
 人道不打緊初時便膽怯做過幾次就不覺了房德  
 道既如此只得順從列位衆人大喜把刀依舊納在  
 靴中道節今已是一家當以弟兄相稱了快將衣服  
 來與大哥換過好拜天地便進去捧出一套錦衣一

李

頂新唐巾一雙新靴房德着扮起來威儀比前更是  
 不同衆人齊聲喝采道大哥這個人品莫說做掌盤  
 就是皇帝也做得過古語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房  
 德本來是個貧士這般華服從不曾着體如今忽地  
 煥然一新不覺移動其念把衆人那班說話細細一  
 味轉覺有理想道如今果是楊國忠為相賄賂公行  
 不知埋沒了多少高才絕學像我恁樣平常學問真  
 個如何能勾官做若不得官終身貧賤反不如這班  
 人受用了又想起見今恁般深秋天氣還穿着破葛  
 衣與渾家要疋布兒做件衣服尚不能勾及至仰告



親識又並無一個肯慨然遇濟看起來。到是這班人，義氣與他素無相識，就把如此華美衣服與我穿着，又推我為主，便依他們胡做一場，到也落得半世快活。却又想道：不可，倘被人拿住，這性命就休了。正在胡思亂想，把腸子攪得七橫八豎，疑惑不定。只見衆人忙擺香案，擡出一口豬，一腔羊，當天排列，連房德共是十八個好漢，一齊跪下，拈香設誓，插血爲盟。祭過了天地，又與房德八拜爲交，各叙姓名。少頃，擺上酒餚，請房德坐了第一席。肥甘美醞，恣意飲啖。房德日常不過黃蘗淡飯，尚且自不全間，或覓得些

酒肉，也不能勾起心醉飽。今日這番受用，喜出望外。且又衆人輪流把盞，大哥前大哥後，奉承得眉花眼笑。起初還在欲爲未爲之間，到此時便肯死心塌地做這樁事了。想道：或者我命裡合該有些造化，遇着這班弟兄扶助，真个弄出大事業來也。未可知。若是小就時，只做兩三次，尋了些財物，即便罷手，料必無人曉得。然後去打楊國忠的關節，覓得个官兒，豈不美哉。萬一敗露，已是享用過頭，便喫刀喫剮，亦所甘心也。強如擔饑受凍，一生做個餓莩，有詩爲証：

風雨蕭蕭夜正寒

扁舟急漿上危灘

打楊國忠  
病即者皆  
益流也

也知此去波濤惡

只爲饑寒二字難

衆人盃來盞去直喫到黃昏時候、一人道、今日大哥初聚、何不就發个利市、衆人齊聲道、言之有理、還是到那一家去好、房德道、京都富家、無過是延平門王元寶、這老兒爲最、况且又在城外、沒有官兵巡邏、前後路徑、我皆熟慣、上這一處、就抵得十數家了、不知列位以爲何如、衆人喜道、不瞞大哥、說這老兒、我們也在心久了、只因未得其便、不想却與大哥暗合、足見同心、卽將酒席收過、取出硫磺焰硝、火把器械之類、一齊紮縛起來、但見

白布羅頭、鞦韆鞋、兜脚、臉上抹黑、搽紅、手內提刀、持斧、袴襖、剛過膝、牢拴裏肚、袖襖、却齊腰緊纏、搭膊、一隊么、魔來、世界、數羣、虎豹、入山林

衆人結束停當、推至更餘、天氣出了園門、將門反撐好了、如疾風驟雨而來、這延平門、離樂遊原、約有六七里之遠、不多時就到了、且說王元寶、乃京兆尹王鉷的族兄、家有敵國之富、名聞天下、玄宗天子亦嘗召見、三日前被小偷竊了若干財物、告知王鉷、責令不良人捕獲、又撥三十名健兒防護、不想房德這班人、晦氣、正撞在網裡、當下衆強盜取出火種、引着火

把照耀渾如白晝，輪起刀斧，一路砍門進去。那些防護健兒并家人等，俱從睡夢中驚醒，鳴鑼吶喊，各執棍棒，上前擒拿。莊前莊後隣家，聞得都來救護。這班強盜見人已衆了，心下慌張，便放起火來，奪路而走。王家人分一半救火，一半追趕上去，團團圍住。衆強盜拚命砍戰，戳傷了幾個莊客。終是寡不敵衆，被打翻數人。餘者儘力奔脫。房德亦在打翻數內，一齊繩穿索縛。等至天明，解進京兆尹衙門。王鉷發下畿尉推問。那畿尉姓李名勉，字玄卿，乃宗室之子，素性忠貞。尚義有經天緯地之才，濟世安民之志，只爲李林甫、楊國忠相繼爲相，妒賢嫉能，病國殃民，屈在下僚，不能施展其才。這畿尉品級雖卑，却是个刑名官兒。凡捕到盜賊，俱屬鞫訊。上司刑獄，悉委推勘。故歷任的畿尉，定是酷吏，專用那周興來俊臣索元禮遺下的有名色的極刑。是那幾般名色？有西江月爲證：

犢子懸車可畏，驢兒拔楸堪哀。  
鳳凰晒翅命難捱，童子參禪魂碎。  
玉女登梯最慘，仙人獻果傷哉。  
獼猴鑽火不招來，換個夜叉望海。

那些酷吏，一來仗刑立威，二來或是權要囑托，希承其旨，每事不問情，真情在一味嚴刑鍛鍊，羅織成招。

任你銅筋鐵骨的好漢，到此也膽喪魂驚，不知斷送了多少忠臣義士，惟有李勉與他尉不同，專尚平恕，一切慘酷之刑，置而不用，臨事務在得情，故此並無冤獄。那一日正值早衙，京尹發下這件事來，十來個強盜五六個，截傷莊客，跪做一庭，行兇刀斧都堆在堦下。李勉舉目看時，內中惟有房德，人材雄偉，丰彩非凡，想道：「恁樣一條漢子，如何爲盜？心下就懷個矜憐之念，當下先喚巡邏的并王家莊客，問了被劫情繇，然後又問衆盜姓名，逐一細鞫，俱係當時就擒，不待刑，盡皆款伏。又招出黨羽窟穴，李勉卽差不良

人前去捕緝，問至房德，乃匍匐到案前，含淚而言道：「小人自幼業儒，原非盜輩，止因家貧無措，昨到親戚處告貸，爲雨阻于華雲寺中，被此輩以計誘，威逼入夥，出于無奈，遂將畫鳥及入夥前後事一一細訴。李勉已是惜其材貌，又見他說得情詞可憫，便有意釋放他，却又想一夥同罪，獨放一人，公論難混。況是上司所委，如何回覆？除非如此如此，乃假意叱喝下去，分付俱上了枷杻，禁于獄中，俟拿到餘黨，再問砍傷莊客，遣回調理。巡邏人記功有賞，發落衆人去後，卽喚獄卒王太進衙，原來王太昔年因誤觸了本官被

好个豪傑  
李公誤矣  
所以聖人  
言必有試

誣搆成灰罪也虧李勉審出原在衙門服役那王太  
感激李勉之德凡有委托無不盡力為此就叅他做  
押獄之長當下李勉分付道適來強人內有个房德  
我看此人相貌軒昂言詞挺拔是個未遇時的豪傑  
有心要出脫他因礙着衆人不好當堂明放托在你  
身上覷个方便縱他逃走取過三兩一封銀子教他  
逃與贈為盤費速往遠處潛避莫在近邊又為人所  
獲王太道相公分付怎敢有違但恐遺累衆獄卒却  
如何處李勉道你放他去後即引妻小躲入我衙中  
將申文俱做于你的名下衆人自然無事你在我左

右做个親隨豈不強如為這賤役王大道若得相公  
收留在衙伏侍萬分好了將銀袖過急急出衙來到  
獄中對小牢子道新到囚犯未經刑杖莫教聚于一  
處恐弄出些事來小牢子依言遂將衆人四散分開  
王太獨引房德置在一个僻靜之處把本官美意細  
細說出又將銀兩交與房德不勝感激道煩禁長哥  
致謝相公小人今生若不能補報成當作犬馬酬恩  
王太道相公一片熱腸救你那指望報答但願你此  
去改行從善莫負相公起死回生之德房德道多感  
禁長哥指教敢不佩領推到傍晚王太眼同衆牢子

將衆犯盡上囚床，第一個先從房德起，然後挨次而去。王太觀衆人正手忙脚亂之時，捉空趕過來，將房德放起，開了枷鎖，又把自己舊衣帽與他穿了，引至監門口，且喜內外更無一人來往，急急開了獄門，攬他出去。房德拽開脚步，不顧高低，也不敢回家，挨出城門，連夜而走。心下思想，多感畿尉相公救了性命。如今投兀誰好？想起當今惟有安祿山最爲天子寵任，收羅豪傑，何不投之？遂取路直下范陽，恰好遇着个故友嚴莊，爲范陽長史，引見祿山。那時安祿山久蓄異志，專一招亡納叛，見房德生得人材，出衆談吐投機，遂留于部下。房德住了幾時，暗地差人迎取妻子到彼，不在話下。正是

掙破天羅地網

撇開悶海愁城

得意盡誇今日

回頭却認前生

且說王太當晚只推家中有事要回，分付衆牢子好生照管，將匙鑰交付明白，出了獄門，來至家中收拾囊篋，悄悄領着妻子，連夜躲入李勉衙中，不題。且說衆牢子到次早放衆囚水火，看房德時，枷鎖撇在半邊，不知幾時逃去了。衆人都驚得面如土色，叫苦不迭，道：恁樣緊繫上的刑具，不知這囚怎地掙脫逃

走了，却害我們喫屈官司，又不知從何處去的。四面張望牆壁，並不見塊磚瓦落地，連泥屑也沒有。一些齊道：「這成囚，昨日還哄畿尉相公，說是初犯，到是個積年高手。」內中一人道：「我去報知王獄長，教他快去稟官作急緝獲。」那人一口氣跑到王太家，見門閉着，一片聲亂敲。那里有人答應，間壁一個隣家走過來道：「他家昨夜亂了兩個更次，想是搬去了。」牢子道：「並不見王獄長說起遷居，那有這事？」鄰家道：「無過止這間屋兒如何敲不應？難道睡成不成？」牢子見說得有理，儘力把門攪開，原來把根木子反撐的，裡邊止有

幾件粗重家火，並無一人。牢子道：「却不作怪，他爲甚麼也走了？」這成囚莫不到是他賣放的？休管是不是，且都推在他身上罷了。把門依舊帶上，也不回獄，徑望畿尉衙門前來。恰好李勉早衙理事，牢子上前稟知李勉，佯驚道：「向來只道王太小心，不想恁般大胆，敢賣放重犯。」料他也只躲在左近，你們四散去緝訪，獲到者自有重賞。牢子叩頭而出。李勉備文報府，王鈇以李勉疎虞防閑，以不職奏聞天子，罷官爲民。一面懸榜捕獲房德王太，李勉即日納還官誥，收拾起身，將王太藏于女人之中帶回家去。

西世... 卷三十一  
不因濟困扶危意 肯作藏亡匿罪人

李勉家道素貧，却又愛做清官，分文不敢妄取。及至罷任，依原是個寒士，歸到鄉中，親率童僕，躬耕而食。家居二年有餘，貧困轉劇，乃別了夫人，帶着王太并兩個家奴，尋訪故知，由東都一路直至河北，聞得故人顏杲卿新任常山太守，遂往謁之。路徑相鄉縣過這地方，離常山尚有二百餘里，李勉正行間，只見一行頭踏手持白棒，開道而來，呵喝道：「縣令相公來，還不下馬。」李勉引過半邊迴避。王太遠遠望見那縣令，上張阜蓋，下乘白馬，威儀濟濟，相貌堂堂，仔細認時，

不是別个，便是昔年釋放的房德。乃道：「相公不消避得。」這縣令就是房德。李勉聞言，心中甚喜道：「我說那人是個未遇時的豪傑，今却果然。但不知怎地就得了官職，欲要上前去問，又想到我若問時，此人只道曉得他在此做官來，與索報了，莫問罷。」分付王太禁聲，把頭回轉，讓他過去。那房德漸漸至近，一眼覷見李勉背身而立，王太也在傍邊，又驚又喜，連忙止住。從人跳下馬來，向前作揖道：「恩相見了。」房德如何不喚一聲，反掉轉頭去。險些兒錯過。李勉還禮道：「恐妨足下政事，故不敢相通。」房德道：「說那里話，難得恩相。」



至此請到敝衙少叙。李勉此時鞍馬勞倦，又見其意殷勤，答道：「既承雅情，當暫話片時。」遂上馬竝轡而行。王太隨在後面，不一時到了縣中，直至廳前下馬。房德請李勉進後堂，轉過左邊一個書院中來，分付從人不必跟入，止留一個心腹幹辦陳顏在門口伺候。一面着人整備上等筵席，將李勉四個生口發于後槽喂養。行李卽教王太等搬將入去，又教人傳話衙中喚兩個家人來伏侍。那兩個家人一個教做路信，一個教做支成，都是房德爲縣尉時所買。且說房德爲何不要從人人去，只因他平日冒稱是宰相房玄齡之後，在人前誇炫家世，同僚中不知他的來歷，信以爲真，把他十分敬重。今日李勉來至，相見之間，恐題起昔日爲盜這段情由，怕衆人聞得傳說開去，被人恥笑做官不起，因此不要從人進去。這是他用心之處。當下李勉步入裏邊去看時，却是向陽一帶三間書室，側邊又是兩間廂房。這書室庭戶虛敞，窓榻明亮，正中掛一幅名人山水，供一個古銅香爐。爐內香烟馥郁，左邊設一張湘妃竹榻，右邊架上堆滿若干圖書，沿窓一隻几，上擺列文房四寶。庭中種植許多花木，鋪設得十分清雅。這所在乃是縣令休沐之

處。當下李勉步入裏邊去看時，却是向陽一帶三間書室，側邊又是兩間廂房。這書室庭戶虛敞，窓榻明亮，正中掛一幅名人山水，供一個古銅香爐。爐內香烟馥郁，左邊設一張湘妃竹榻，右邊架上堆滿若干圖書，沿窓一隻几，上擺列文房四寶。庭中種植許多花木，鋪設得十分清雅。這所在乃是縣令休沐之

處故爾恁般齊整且說房德讓李勉進了書房惓惓的撥過一把椅子居中安放請李勉坐下納頭便拜李勉急忙扶住道足下如何行此大禮房德道某乃待灰之囚得恩相超拔又賜贈盤纏遁逃至此方有今日恩相卽某之再生父母豈可不受一拜李勉是個忠正之人見他說得有理遂受了兩拜房德拜罷起來又向王太禮謝引他三人到廂房中坐地又叮嚀道倘隸卒詢問時切莫與他說昔年之事王太道不消分付小人理會會得房德復身到書房中扯把椅兒打橫相倍道深蒙相公活命之恩日夜感激未

能酬報不意天賜至此相會李勉道足下一時被陷吾不過因便幹旋何德之有乃承如此垂念獻茶已畢房德又道請問恩相陞在何任得過敝邑李勉道吾因釋放足下京尹論以不職罷歸鄉里家居無聊故遍遊山水以暢襟懷今欲往常山訪故人顏太守路經于此不想却遇足下且已得了官職甚慰鄙意房德道元來恩相因某之故累及罷官某反苟顏竊祿于此深切惶愧李勉道古人爲義氣上雖身家尚然不顧區區卑職何足爲道但不識足下別後歸于何處得宰此邑房德道某自脫獄逃至范陽幸遇故

物是明言  
可書座右

人引見安節使收于幕下甚蒙優禮半年後即署此  
縣尉之職近以縣主身故遂表某為令自愧謫陋非  
木濫叨民社還要求恩相指教李勉雖則不在其位  
却素聞安祿山有反叛之志今見房德乃是他表舉  
的官職恐其後來黨逆故就他請教上把言語去規  
訓道做官也沒甚難處但要上不負朝廷下不害百  
姓遇着成生利害之處總有鼎鑊在前斧鑕在後亦  
不能奪我之志切勿為匪人所惑小利所誘頓爾改  
節雖或僥倖一時實是貽笑千古足下立定這個主  
意莫說為此縣令就是宰相亦儘可做過房德謝

道恩相金玉之言某當終身佩銘兩下一通一答甚  
說得來少頃路信來稟筵宴已完請爺入席房德起  
身請李勉至後堂看時乃是上下兩席房德教從人將  
下席移過左傍李勉見他要傍坐乃道足下如此相  
叙反覺不安還請坐轉房德道恩相在上侍坐已是  
僭妄豈敢抗禮李勉道吾與足下今已為聲氣之友  
何必過謙遂令左右依舊移在對席從人獻過盃筋  
房德安席定位庭下承應樂人一行兒擺列奏樂那  
筵席盃盤羅列非常豐盛

雖無炮鳳烹龍

也極山珍海錯

當下賓主歡洽，開懷暢飲，更餘方止。王太等另在一邊款待，自不必說。此時二人轉覺親熱，携手而行，同歸書院。房德分付路信取過一副供奉上司的鋪蓋，親自施設襖褥，提携溺器。李勉扯住道：「此乃僕從之事，何勞足下自爲？」房德道：「某受相公大恩，即使生生世世執鞭隨鏡，尚不能報萬一，今不過少盡其心，何足爲勞？」鋪設停當，又教家人另放一榻，在傍相陪。李勉見其言詞誠懇，以爲信義之士，愈加敬重，兩下挑燈對坐，彼此傾心吐胆，各道生平志願，情投契合，遂爲至交。只恨相見之晚，直至夜分，方纔就寢。次日同

房德初念  
情有分寸

僚官聞得都來相訪，相見之間，房德只說是昔年曾蒙識薦，故此有恩。同僚官又在縣主面上討好，各備筵席款待，話休煩絮。房德自從李勉到後，終日飲酒談論，也不理事，也不進衙，其侍奉趨承，就是孝子事親，也沒這般盡禮。李勉見恁樣殷勤，諸事俱廢，反覺過意不去，住了十來日，作辭起身。房德那里肯放，說道：「恩相至此，正好相聚，那有就去之理？須是多住幾月，待某撥夫馬送至常山便了。」李勉道：「承足下高誼，原不忍言別，但足下乃一縣之主，今因我在此耽擱了許多政務，倘上司知得不當，穩便。況我去心已決，

強留于此，反不滿意。房德料道，留他不住，乃道：恩相既堅執要去，某亦不好苦留，只是從此一別，後會無期。明日容治一樽，以盡竟日之歡。後日早行，何如？李勉道：既承雅意，只得勉留一日。房德留住了李勉，喚路信跟着，回到私衙，要收拾禮物餽送，只因這番，有分教：李畿尉險些兒送了性命，正是：

禍兮福所倚

福兮禍所伏

所以恬淡人

無營心自足

話分兩頭，却說房德老婆貝氏，昔年房德落薄時，讓他做主，慣了，到今做了官，每事也要喬主張。此番見

好一副花

老公喚了兩個家人出去，一連十數日不見進衙，只道瞞了他做甚事，體十分惱恨。這日見老公來到衙裏，便待發作，因要探口氣，滿臉反堆下笑來，問道：外邊有何事，久不退衙？房德道：不要說起，大恩人在此，幾乎當面錯過。幸喜我眼快，瞧着，留得到縣裏，故此盤桓了這幾日，特來與你商量，收拾些禮物送他。貝氏道：那里什麼大恩人？房德道：哎呀，你如何忘了？便是向年救命的畿尉李相公，只爲我走了，帶累他罷了官職，今往常山去訪顏太守，路經于此，那獄卒王大也隨在這里。貝氏道：元來是這人麼？你打帳送他。

多少東西房德道這個大恩人乃再生父母須得重  
 重酬報貝氏道送十疋絹可少麼房德呵呵大笑道  
 奶奶到會說要話恁地一個恩人這十疋絹送他家  
 人也少貝氏道胡說你做了个縣官家人尚沒處一  
 注賺十疋絹一个打抽豐的如何家人便要許多老  
 娘還要算計哩如今做我不着再加十疋快些打發  
 起身房德道奶奶怎說出恁樣沒氣力的話來他救  
 了我性命又賚贈盤纏又壞了官職這二十疋絹當  
 得甚的貝氏從來鄙吝連這二十疋絹還不捨得的  
 只爲是老公救命之人故此慨然肯出他已算做大

李勉何嘗  
 望振房德  
 以小人  
 常待君子  
 即果贈于  
 金已不得  
 孫如心矣

大的事了房德兀自嫌少心中便有些不悅故意道  
 一百疋何如房德道這一百疋只勾送王太了貝氏  
 見說一百疋還只勾送王太正不知要送李勉多少  
 十分焦躁道王太送了一百疋畿尉極少也送得五  
 百疋哩房德道五百疋還不勾貝氏怒道索性湊足  
 一千何如房德道這便差不多貝氏听了這話向  
 房德劈面一口涎沫道啖想是你失心風了做得幾  
 時官交多少東西與我却來得這等大落恐怕連老  
 娘身子賣來還湊不上一半哩那里來許多絹送人  
 房德看見老婆發喉急便道奶奶有話好好商量怎

就着惱，貝氏嘆道：「有甚商量？你若自去送他，莫向我說。」房德道：「十分少，只得在庫上撮去。」貝氏道：「噴噴，你好天大的胆兒！庫藏乃朝廷錢糧，你敢私自用得的？倘一時上司查核，那時怎地回荅？」房德聞言，心中煩惱，道：「話雖有理，只是恩人又去得急，一時沒處設法，却怎生處？」坐在傍邊躊躇，誰想貝氏見老公執意要送，恁般厚禮，就似割身上肉，也沒這樣疼痛，連腸子也急做千百段，頓起不良之念，乃道：「看你枉做了個男子漢，這些事沒有決斷，如何做得大官？我有个捷徑法兒在此，到也一勞永逸。」房德認做好話，忙問：

誰得是

道：「你有甚麼法兒？」貝氏答道：「自古有言：大恩不報，不如今夜覷个方便，結果了他性命，豈不乾淨？」只這句話，惱得房德徹耳根通紅，喝道：「你不賢婦，當初只爲與你討疋布兒做件衣服，不肯以致出去求告，相識被這班人誘去，入夥險些兒送了性命。若非這恩人捨了自己官職，釋放出來，安得今日夫妻相聚？你不勸我行些好事，反教傷害恩人，于心何忍？」貝氏一見老公發怒，又陪着笑道：「我是好話，怎到發惡？若說得有理，你便听了；沒理時，便不要听。何消大驚小怪？」房德道：「你且說有甚理？」貝氏道：「你道昔年不肯把布

與你至今恨我麼。你且想我自十七歲隨了你日逐所需那一件不虧我支持。難道這兩疋布真个不捨得。因聞得當初有个蘇秦未遇時合家伴爲不禮激。勵他做到六國丞相。我指望學這故事也把你激發。不道你時運不濟却遇這強盜。又沒蘇秦那般志氣。就隨他們胡做弄出事來。此乃你自作之孽。與我什麼相干。那李勉當時豈真爲義氣上放你麼。房德道：「難道是假意。」具氏笑道：「你在自有許多聰明。這些事便見不透大凡。做刑名官的多有貪酷之人。就是至親至戚犯到手裏尚不肯順情。何況與你素無相識。」

且又情真罪當。怎肯捨了自己官職。輕易縱放个重犯。無非聞說你是個強盜頭兒。定有賍物窩頓。指望放了暗地去。孝順將些去買上。囑下這官又不壞。又落些入已。不然如何一夥之中獨獨縱你一个那里。知道你是初犯的窮鬼。竟一溜烟走了。他這官又罷休。今番打听著在此做官。可。可的來了。房德搖首道：「沒有這事。當初放我乃一團好意。何嘗有絲毫別念。如今他自往常山。偶然遇見還怕悞我公事。把頭掉轉不肯相見。並非特地來相見。不要疑壞了人。具氏又嘆道：「他說往常山乃是假話。如何就信以爲真。且」

向口中耳  
巧言入愚



不要論別件。只他帶着王太同行。便見其來意了。房  
德道。帶王太同行。便怎麼。貝氏道。你也忒殺情。懂那  
李勉與顏太守。是相識。或者去相訪。是真了。這王太  
乃京兆府獄卒。難道也與顏太守有舊。去相訪。却跟  
着同走。若說把頭掉轉。不來招攬。此乃冷眼觀。你可  
去相迎。正是他奸巧之處。豈是好意。如果真要到常  
山。怎肯又住這幾多時。房德道。他那里肯住。是我再  
三苦畱下的。貝氏道。這也是他用心處。試你待他的  
念頭。誠也不誠。房德原是沒主意的人。被老婆這班  
話一聳。漸生疑惑。沉吟不語。貝氏又道。總來這恩是

報不得的。房德道。如何報不得。貝氏道。今若報得薄  
了。他一時翻過臉來。將舊事和盤托出。那時不但官  
兒了帳。只怕當做越獄強盜。拿去性命。登時就送。若  
報得厚了。他做下額子。不常來取索。如照舊餽送。自  
不必說。稍不滿。欲依然揭起舊案。原走不脫。可不是  
到底終須一結。自古道。先下手為強。今若不依我言。  
事到其彼悔之晚矣。房德聞說至此。暗暗點頭。心腸  
已是變了。又想了一想。乃道。如今原是我。要報他恩。  
德。他却從無一字題起。恐沒這心腸。貝氏笑道。他還  
不會見你出手。故不開口。到臨期。自然有說話的。還

說近似  
有理

有一件他此來這番縱無別話你的前程已是不能  
 保了房德道却是為何貝氏道李勉至此你把他萬  
 分親熱衙門中人不知來歷必定問他家人那家人  
 肯替你遮掩少不得以直告之你想衙門八的口嘴  
 好不利害知得本官是強盜出身定然當做新聞互  
 相傳說同僚們知得雖不敢當面笑你背後誹議也  
 經不起就是你無顏再存坐得住這個還算小可  
 的事那李勉與顏太守既是好友到彼難道不說自  
 然一一道知其詳聞得這老兒最是古悻且又是他  
 屬下倘被遍河北一傳連夜走路還只算遲了那時

可不依舊落薄終身怎處如今急急下手還可免得  
 顏太守這頭出醜房德初時原怕李勉家人走漏了  
 消息故此暗地叮嚀王太太如今老婆說出許多利害  
 正投其所忌遂把報恩念頭撇向東洋大海連稱還  
 是奶奶見得到不然幾乎反害自己但他來時合衙  
 門人通曉得明日不見了豈不疑惑况那尸首也難  
 出脫貝氏道這个何難少停出衙止留幾个心腹人  
 答應其餘都打發去了將他主僕灌醉到夜靜更深  
 差人刺成然後把書院放上一把火燒了明日尋出  
 些殘尸剩骨假哭一番衣棺盛殮那時人只認是火

燒灰的，有何疑惑，房德大喜道：「此計甚妙，便要起身出衙，那婆娘曉得老公心是活的，恐兩下久坐長談，說得入港，又改過念來，乃道：『總則天色還早，且再過一回出去。』」房德依着老婆真个住下，有詩為証：

猛虎口中劍

長蛇尾上針

兩般猶未毒

最毒婦人心

自古道：「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房德夫妻在房說話時，那婆娘一味不捨得這絹疋，專意攛唆老公害人，全不隄防有人窺听，况在私衙中，料無外人來往，恣意調唇弄舌，不想家人路信起初聞得其氏焦躁，

僕中乃有此人上夫  
頗愧死矣

便覆在間壁牆上，听他們爭多競少，直至放火燒屋，一句句听得十分仔細，到喫了一驚，想道：「元來我主人會做過強盜，虧這官人救了性命，今反恩將仇報，天理何在？看起來，這般大恩人尚且如此，何況我奴僕之輩，倘稍有過失，這性命一發成得快了。此等殘薄之人，跟他何益？又想道：『常言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何不救了這四人，也是一點陰騭。』却又想道：『若放他們走了，料然不肯饒我不如也。』走了罷，遂取些銀兩藏在身邊，覷个空悄悄閃出私衙，一徑奔入書院，只見支成在廂房中烹茶，坐于檻上，執着扇子打

盹也不去驚醒他竟楚入書室看王太時却都不在止有李勉正襟據案而坐展玩書籍路信走近案俯低低道相公你禍事到了還不快走更待幾時李勉被這驚不小急問禍從何來路信扯到半邊將適來所聞一一細說又道小人因念相公無辜受害特來通報如今不走少頃就不能免禍了李勉听了這話驚得身子猶如弔在冰桶裏把不住的寒顫向着路信倒身下拜道若非足下仗義救我李勉性命定然休矣大恩大德自當厚報決不學此負心之人急得路信答拜不迭道相公莫要高聲恐支成听得走漏

了消息彼此難保李勉道但我走了遺累足下于何安路信道小人又無妻室待相公去後亦自遠遁不消慮得李勉道既如此何不隨我同往常山路信道相公肯收留小人情願執鞭隨鏡李勉道你乃夫恩人怎說此話遂叫王太一連十數聲再沒一人答應跌足叫苦道他們都往那里去了路信道待小人去尋來李勉又道馬匹俱在後槽却怎處路信道也寺小人去哄他帶來急出書室回頭看支成已不在檻上打盹了路信即走入廂房中觀看却也不在元來支成登東廝去了路信只道被他听得進衙去報

房德心下慌張，覆轉身向李勉道：「相公不好了，想被支仁聽見去報主人了，快走罷，等不及管家矣。」李勉又喫一驚，半句話也應答不出，棄下行李，光身子同着路信，踉踉蹌蹌搶出書院，做公的見了李勉，坐下的都站起來，李勉兩步并作一步，奔出儀門外，見有三騎馬繫着，是侯縣令主簿縣尉出入的路信心生一計，對馬夫道：「李相公要往西門拜客，快帶馬來。」那馬夫曉得李勉是縣主貴客，且又縣主管家分付怎敢不依，連忙牽過兩騎馬，李勉剛剛上馬，王太撞至馬前，手中提着一雙麻鞋，問道：「相公往何處去？」路信

路信俱通

接口道：「相公要往西門拜客，你們通到那里去了。」王太道：「因麻鞋壞了，上街去買。」相公拜那個客？路信道：「你跟來罷了。」問怎的？又叫馬夫帶那騎馬與他乘坐，齊出縣門，馬夫在後跟隨。路信分付道：「頃刻就來，不消你隨了。」那馬夫真个住下，離了縣中，李勉加上一鞭，那馬如飛而走。王太見家主恁般慌促，正不知要拜甚客，行不上一箭之地，兩個家人也各提着麻鞋而來，望見家主，便閃在半邊，問道：「相公往那里去？」李勉道：「你且莫問，快跟來便了。」話還未了，那馬已跑向前去，二人負命的趕，如何跟得上，看看行近西門，早

有兩人騎着生口，從一條巷中橫沖出來，路信舉目觀看，不是別人，却是幹辦陳顏，同着一個令史。二人見了李勉，滾鞍下馬，聲喏路信，見景生情，急叫道：「李相公，管家們還少生口，何不借陳幹辦的暫用？」李勉暗地意會，遂收韁勒馬，道：「如此甚好。」路信向陳顏道：「李相公要去拜客，暫借你的生口與管家一乘。」少頃便來二人，巴不能奉承得李勉歡喜，指望在本官面前增添些好言語，可有不肯的理麼？連聲答應道：「相公要用，只管乘去。」等了一回，兩個家人帶跌的，趕到走得汗淋氣喘，陳顏二人將鞭韁遞與兩個家人上了馬，隨李勉趨出城門，縱開絲韁，二十個馬蹄如撒

了馬，隨李勉趨出城門，縱開絲韁，二十個馬蹄如撒鉞相似，循着大道，望常山一路飛奔去了。正是

折破玉籠飛綵鳳

頓開金鎖走蛟龍

話分兩頭，且說支成上了東廝轉來，烹了茶，捧進書室，却不見了李勉，只道在花木中行走，又遍尋一過，也沒個影兒，想道：「是了，一定兩日久坐在此，心中不舒暢，往外間遊去了。」約莫有一個時辰，還不見進來，走出書院去觀看，剛至門口，劈面正撞着家主元來，房德被老婆留住，又坐了一大回，方起身打點出衙，恰好遇見支成，問可見路信麼？支成道：「不見，想隨李

西門志言 卷三十一  
相公出外間走去了，房德心中疑慮，正待差支成去尋覓，只見陳顏來到，房德問道：「曾見李相公麼？」陳顏道：「方纔在西門遇見，路信說要往那里去拜客，連小人的生口都借與他管家乘坐，一行共五個馬飛跑如雲，正不知有甚緊事。」房德听罷，料是路信走漏消息，暗地叫苦，也不再問，覆轉身原入私衙，報與老婆知得。那婆娘听说走了，到喫一驚，道罷了罷了。這禍一發來得速矣。房德見老婆也着了急，慌得手足無措，埋怨道：「未見得他怎地都是你說長道短，如今到弄出事來了。」具氏道：「不要慌，自古道：一不做二不休。」

本色伎倆

事到其間，說不得了。料他去也不遠，快喚幾個心腹人，連夜追趕前去，扮作強盜，一齊砍了，豈不乾淨。房德隨喚陳顏進衙，與他計較。陳顏道：「這事行不得，一則小人們只好趨承奔走，那殺人勾當，從不曾習慣；二則倘一時有人救應，拿住，反送了性命，小人到有一計在此，不消勞師勦衆，教他一個也逃不脫。」房德歡喜道：「你且說有甚妙策。」陳顏道：「小人間壁一月前，有一個異人搬來居住，不言姓名，也不做甚生理，每日出去喫得爛醉，方歸。小人見他來歷蹺蹊，行踪詭秘，有心去察他動靜。忽一日，有一豪士，青布錦袍，躍

馬而來從者數人，逕到此人之家留飲三日方去。小人私下問那從者，賓主姓名，都不肯說。有一人悄悄對小人說，那人是个劍俠，能飛劍取人之頭，又能飛行，頃刻百里，且是極有義氣，曾與長安市衣人報仇，白晝殺人，潛踪於此。相公何不備些禮物前去，只說被李勉陷害，求他報仇。若得應允，便可了事。可不好麼？房德道：此計雖好，只恐他不肯。陳顏道：他見相公是一縣之主，屈已相求，定不推托。還怕連禮物也未必肯受哩。貝氏在屏後听得，便道：此計甚妙，快去求之。房德道：將多少禮物送去。陳顏道：他是个義士，重

情不重物，得三百金足矣。貝氏一力攬掇，就備了三百金禮物。天色傍晚，房德易了便服，陳顏支成相隨，也不乘馬，悄悄的步行到陳顏家裡。元來却住在一條冷巷中，不上四五家鄰舍，好不寂靜。陳顏留房德到裡邊坐下，點起燈火，回壁縫中張看，那人還未曾回。走出門口觀望，等了一回，只見那人又是爛醉，東倒西歪的，撞入屋裡去了。陳顏奔入報知房德起身，就走。陳顏道：相公須打點了一班說話，更要屈膝與他。這事方諧。房德點頭道：是一齊到了門首，向門上輕輕扣上兩下。那人開門出問，是誰。陳顏低聲啞氣



答道本縣知縣相公在此拜訪義士，那人帶醉說道：「啗這里沒有什麼義士，便要關門，陳顏道且莫閉門，還有句說話。」那人道：「啗要緊去睡，誰个耐煩有話明日來說。」房德道：「略話片時，即便相別。」那人道：「既如此，到裏面來。」三人跨進門內，掩上門兒，引過一層房子，乃是小小客坐，點將燈燭熒煌。房德即倒身下拜道：「不知義士駕臨敝邑，有失迎迓，今日幸得識荆深慰平生。」那人將手扶住道：「足下一縣之主，如何行此大禮，豈不失了體面？况啗並非什麼義士，不要錯認了。」房德道：「下官專來拜訪義士，安有差錯之理。」教陳顏

支成將禮物獻上，說道：「些小薄禮，特獻義士為斗酒之資，望乞哂留。」那人咲道：「啗乃閭閻無賴，四海為家，無一枝一能，何敢當義士之稱。這些禮物也沒用處，快請收去。」房德又躬身道：「禮物雖微，出自房某一點血誠，幸勿峻拒。」那人道：「足下驀地屈身匹夫，且又賜恁般厚禮，却是為何？」房德道：「請義士收了，方好相告。」那人道：「啗雖貧賤，誓不取無名之物。足下若不說明，白斷然不受。」房德假意哭拜于地道：「房某負戴大冤，久矣。今仇在目前，無能雪恥，特慕義士是个好男子，有聶政荆卿之技，故敢斗膽叩拜，望義士憐念。」

房某含冤負屈，少展半臂之力，刺成此賊，生處不忘大德。那人搖手道：「我說足下認錯了，啗資身尚且無策，安能爲人謀大事？況殺人勾當，非通小可。設或被入所見，這話反連累啗家，快些請回言罷。」轉身先向外而走。房德上前一把扯道：「聞得義士素抱忠義，專一除殘祛暴，濟困扶危，有古烈士之風。今房某身抱大冤，義士反不見憐，料想此仇永不能報矣。」道罷，又假意啼哭。那人冷眼瞧了這個光景，只道是真情，方道：「足下真個有冤麼？」房德道：「若沒大冤，怎敢來求義士？」那人道：「既恁樣，且坐下將冤抑之事，并仇家姓名。」

心背則其言反

今在何處，細細說來，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兩下遂對面而坐。陳顏支成站于傍邊。房德捏出一段假情，反說李勉昔年誣指爲盜，百般毒刑拷打，陷于獄中，幾遍差獄卒王太謀害性命，皆被人知覺，不致于死。幸虧後官審明，釋放得官。此邑今又與王太同來挾制，索詐千金，意尤未足。又串通家奴暗地行刺，事露適來，連此奴挈去，奔往常山，要唆顏太守來擺布。把一片說話，粧點得十分利害。那人所畢，大怒道：「原來足下受此大冤，啗家豈忍坐視？足下且請回縣，在啗身。上今夜往常山一路找尋，此賊爲足下報仇。」夜半到

衙中復命房德道多感義士高義某當秉燭以待事成之日另有厚報那人作色道啗一生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那个希圖你的厚報這禮物啗也不受說猶未絕飄然出門其去如風須臾不見了房德與衆人驚得目睜口呆連聲道真異人也權將禮物收回待他復命時再送有詩爲証

報仇憑一劍

重義藐千金

誰謂奸雄舌

能違烈士心

話分兩頭且說王太同兩個家人見家主出了城門又不拜甚客只當亂跑正不知爲甚緣故一口氣就

行了三十餘里天色已晚却又不尋店宿歇那晚乃是十三一輪明月早已升空趁着月色不顧途路崎嶇負命而逃常恐後面有人追趕在路也無半句言語只管趨向前去約莫有二更天氣共行了六十多里來到一個村鎮已是井陘縣地方那時走得口中又渴腹內又饑馬也漸漸行走不動路信道來路已遠料得無事了且就此覓個宿處明日早行李勉依言徑投旅店誰想夜深了家家閉戶閉門無處可宿直到市稍頭見一家門兒半開半掩還在那里收拾家伙遂一齊下馬走入店門將生口卸了鞍轡繫在

槽邊喂料路信道主人家，揀一處潔淨所在與我們安歇。店家答道：「不瞞客官說，小店房頭沒有個不潔淨的，如今也止空得一間在此。」教小二掌燈引入房中，李勉向一條板櫬上坐下，覺得氣喘吁吁。王太忍不住問道：「請問相公，那房縣主倦倦苦留，後日撥夫馬相送，從容而行，有何不美？却反把自己行李棄下，猶如逃難一般，連夜奔走，受這般勞碌。」路管家又隨着我們回來，是甚意故。李勉嘆口氣道：「汝那知就裡，若非路管家我與汝等死無葬身之地矣。今幸得脫虎口，已謝天不盡了，還顧得什麼行李辛苦。」王太驚

問其故。李勉方待要說，不想店主人見他們五人五騎，深夜投宿，一毫行李也無，疑是歹人，走進來盤問脚色。說道：「衆客長做甚生意，打從何處來？」這時候到此，李勉一肚子氣恨，正沒處說，見店主相問，答道：「話頭甚長，請坐下了，待我細訴。」乃將房德爲盜犯罪，憐其材貌，暗令王太釋放，以致罷官，及客遊遇見，留回厚款。今日午後回衙，听信老婆讒言，設計殺害，虧路信報知，逃脫前後之事，細說一遍。王太听了這話，連聲唾罵負心之賊。店主人也不勝嗟嘆。路信道主人家相公鞍馬辛苦，快些催酒飯來喫了，睡一覺好趕

路店主人答應出去只見床底下忽地鑽出一個大漢渾身結束手持七首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嚇得李勉主僕魂不附體一齊跪到口稱壯士饒命那人一把扶起李勉道不必慌張自有話說啗乃義士平生專抱不平要殺天下負心之人適來房德假捏虛情反說公誣陷謀他性命求啗來行刺那知這賊子恁般狼心狗肺負義忘恩早是公說出前情不然險些誤殺了長者李勉連忙叩下頭去道多感義士活命之恩那人扯住道莫謝莫謝啗暫去便來卽出庭中聳身上屋疾如飛鳥頃刻不見主僕都驚得吐了舌

才是真義士

縮不上去不知再來還有何意懷着鬼胎不敢睡臥連酒飯也喫不下有詩爲証

奔走長途氣上冲

忽然床下出青鋒

一番衷曲懇懃訴

喚醒奇人睡夢中

再說房德的老婆見丈夫回來大事已就禮物原封不動喜得滿臉都是笑靨連忙整備酒席擺在堂中夫妻秉燭以待陳顏也留在衙中俟候到三更時分忽听得庭前宿鳥驚鳴落葉亂墜一人跨入堂中房德舉目看時恰便是那義士打扮得如天神一般比前大似不同且驚且喜向前迎接那義士全不謙讓

氣忿忿的大踏步走入去，居中坐下。房德夫妻叩拜稱謝。方欲啟問，只見那義士怒容可掬，地掣出七首，指着罵道：「你這負心賊子，李畿尉乃救命大恩人，不思報効，反听婦人之言，背恩反噬。既已事露，逃去便該悔過，却又架捏虛詞，哄嚇行刺。若非他道出真情，連啣也陷于不義。剛你這負心賊一萬刀，方出啣這點不平之氣，房德未及措辨，頭已落地，驚得貝氏慌做一堆。平時且是會話會講，到此心胆俱裂，一張嘴猶如膠漆粘牢，動揮不得。義士指着罵道：「你那潑賤狗婦，不勸丈夫為善，反教他傷害恩人。我且看你

肺肝是怎樣生的，托地跳起身來，將貝氏一脚踢翻，左腳踏住頭髮，右膝捺住兩腿。這婆娘連叫義士饒命，今後再不敢了。那義士罵道：「潑賤淫婦，啣也到肯饒你，只是你不肯饒人。提起七首，向胸膛上一刀直剖到臍下，將七首，擗在口中，雙手拍開，把五臟六腑，攪將出來，血灑灑提在口中，向燈下照看，道：「啣只道這狗婦肺肝與人不同，原來也只如此。怎生恁般狠毒，遂撇過一邊，也割下首級，兩顆頭結做一堆，盛在革囊之中，揩抹了手上血污，藏了七首，提起革囊，步出庭中，踰垣而去。

說時義胆包天地

話起雄心動鬼神

再說李勉主僕在旅店中守至五更時分忽見一道金光從庭中飛入衆人一齊驚起看時正是那義上放下革囊說道負心賊已被啗剗腹屠腸今携其首在此向革囊中取出兩顆首級李勉又驚又喜倒身下拜道足下高義千古所無請示姓名當圖後報義士笑道啗自來沒有姓名亦不要人酬報頃啗從床下而來日後設有相逢竟以床下義士相呼便了道罷向懷中取出一包藥兒用小指甲挑少許彈于首級斷處舉手一拱早已騰上屋簷挽之不及須臾不

知所往李勉見棄下兩個人頭心中慌張正在擺布可霎作恠看那人頃時漸漸縮小短心爲一搭清水李勉方纔放心坐至天明路信取些錢鈔還了店家收拾馬匹上路說話的據你說李勉共行了六十多里方到旅店這義士又無生口如何一夜之間往返如風這便是前面說起頃刻能飛行百里乃劍俠常事耳那義士受房德之托不過黃昏時分比及追趕李勉還在途中馳驟未曾棲息他先一步埋伏等候一徃一來有風無影所以伏于床下店中全然不知此是劍術妙處且說李勉當夜無話次日起身又

西世情言 卷三十一  
行了兩日方到常山徑入府中拜謁顏太守故人相見喜隨顏開遂留于衙署中安歇顏太守也見沒有行李心中奇怪問其緣故李勉將前事一一訴出不勝駭異過了兩日栢鄉縣將縣宰夫妻被殺緣由申文到府元來是夜陳顏支成同幾個奴僕見義士行兇一個個驚號鼠竄四散潛躲直至天明方敢出頭只見兩個沒頭尸首橫在血泊裡五臟六腑都擺在半邊首級不知去向卓上器皿一臺

家叫苦連天報知主簿縣尉俱喫一驚齊來驗細詢其情陳顏只道房德要害李勉求人行刑始末說出生

簿縣尉即點起若干做公的各執兵器押陳顏作眼前去捕獲刺客那時開動合縣人民都跟來看到了陳顏間壁打將入去惟有幾間空房那見一個人影主簿與縣尉商議申文已曉得李勉是顏太守的好友從實申報在他面上怕有干礙二則又見得縣主簿德乃將真情隱過只說夜半被盜越入私衙殺死縣令夫婦竊去首級無從捕獲兩下周全其事一面買棺盛殮顏太守依擬申文上司那時河北一路都是安祿山專制知得殺了房德豈不去了一個心腹倒下回文着令嚴加緝獲李勉聞了這個消息恐怕



西華集卷三十一  
纏到身上，遂作別顏太守，回歸長安故里，恰好王洪坐事下獄，凡被劾罷官盡皆起任，李勉原起畿尉，上半年，卽陞監察御史，一日在長安街上行過，只見一人身衣黃衫，跨下白馬，兩個胡奴跟隨，望着節導中亂撞，從人呵喝不住，李勉舉目觀看，却便是昔日牀下義士，遂滾鞍下馬，鞠躬道：「義士別來無恙？」那義士笑道：「虧大人還認得。」曾家李勉道：「李某日夜任心，安有不識之理？」請到敝衙，少叙。義士道：「曾另日竭誠來拜，今日不敢從命。」倘大人不棄，同到敝寓，一話何如？」李勉欣然相從，並馬而行，來到慶元坊，一个小角

門內人去過了幾重門戶，忽然顯出一座大宅院，廳堂屋舍，高聳雲漢，奴僕趨承，不下數百，李勉暗暗點頭，道：「真是個異人。」請入堂中，重新見禮，分賓主而坐。頃刻擺下筵席，豐富勝于王侯，喚出家樂，在庭前奏樂，一个个都是明眸皓齒，絕色佳人，義士道：「隨常小飯，不足以供貴人，幸勿怪。」李勉滿口稱謝，當下二人席間談論些古今英雄之事，至晚而散。次日李勉備了些禮物，再來拜訪，時止存一所空宅，不知搬向何處去了。嗟嘆而回，後來李勉官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爲沂國公，王太路信亦扶持做個小小官職，詩云

從來恩怨要分明

將怨酬恩最不平

安得劍仙拈下士

人間遍取不平人



